

汾陽縣志

汾陽縣志卷之十三

藝文三

跋上柱國任君碑 顧炎武

今在汾州府南門外二里文侯村任君名恭官至金
光祿大夫上柱國臨濟縣開國男貞觀十七年二月
夫人郭氏其文有曰未挂東都之冠先覆北壙之首
論語伯牛有疾注禮病者居北牖下仁山金氏曰牖字
誤當作壙蓋室中北壙而南牖壙壙也

書歐陽文忠論狄青劄子後 魏禧

予嘗推古今奏議漢賈誼鼂錯宋李忠定明王文成爲

(3494)

第一及再讀歐陽文忠奏則又未嘗不反覆流連而不能已公爲人正直和平遇事敢言特其錯置之方天下大畧大試不能與四公比而政事之闕失人之賢不肖則知必言言必盡而其言直切而婉至反覆而不窮其移人之性情人人之深爲前古奏議所未有吾則所特不滿公者在論包拯狄青二事拯劾去二三司使而已居其位於形迹不無嫌疑然拯豈貪美官敗人以自成者公亦當出一二言爲拯回護何至謂其不知廉恥壞國家之紀法以重詆賢者而推致其罪乎至論狄青則又甚青立大功爲當世名將公旣多鄙夷不屑之辭而

小心謹慎朝野共知公則曰今雖未見顯過是隱然以其心爲不可問也又曰外人謂青用心有不可知此臣所不敢決是顯然以青爲叵測也至采身應圖讖宅有火光無稽之訛言以聳動主上而又引朱泚以爲證其後又因水災並建皇嗣極言噫幸其君爲仁廟耳使遇漢景宣唐肅德則公一言殺青而有餘而青滅族之禍固已不旋踵矣而其間則仍爲一二護青之語操縱出入之間似乎持平而實深文巧詆以中人於深禍而自脫於小人吾則以爲險狠陰猾若古小人害君子之術而又工焉者蓋莫甚於此也宋武功最衰當時將帥未

有賢於青者，藉令青功大，謗興主上，危疑公爲侍從，尙當出力，曲相保全，而顧無端以啟君臣之釁哉！然則公皆不當言與？曰：言之可也。所以立言非也。然則如何？曰：言拯也。但當曰：拯劾去三司使而已。居其位，雖非出拯初心，然拯宜避嫌辭位，以白朝廷，亦宜授拯他官，以全其名節而已。他已甚之言，可無言也。言青也。但當曰：青功大而賢甚，得軍心，浮議沸騰，雖青萬無他志，然不宜久掌機密，滋讒慝之口。朝廷宜授青外藩，以保全其功名而已。他已甚之言，可無言也。嗚呼！公正直和平之君子，如此等類，豈君子所宜出？吾深惜此爲公盛德累，而疑公之未必純出於君子也。公爲後世所信服，未有非之者，吾懼夫誤後世之爲君子，不擇言而自陷於小人，故特表而出之。或曰：宋乘五代後，如郭威、藝祖、黃袍，加身之事，庸或有之？公忠愛不得不言，不知杯酒釋兵之後，將帥不能爲大惡者，已百有餘年，而顧於青之賢，將爲已甚之言，以危之乎？或又曰：青武人，典機密，列爲大臣，公惡非其類，故言之狠戾如此，噫！信斯言也，則甚矣。

唐郭君碑跋

朱彝尊

右郭君碑在汾陽縣北七十里，予于丙午秋經郭社村。

行溝中仰見土岡之上碑額微露環岡數里乃登讀其文皆駢儷語首二行剝裂君之名字門世與撰文者皆闕焉其知爲郭君者藉有額存也碑立於乾封二年中有云輝霜鉞而斬老生蓋從太宗攻霍邑者按舊唐書宋老生棄馬投墜甲士斬之新唐書則稱爲劉宏基所殺溫大雅創業起居注又云老生攀繩上城軍頭盧君諤所部人跳躍及而斬之世咸不知揮刃者之爲郭君而君之名以石裂終不傳可惜也

建雄節度使相里金碑跋

朱彞尊

汾陽縣有大相里小相里相里氏子孫聚族居焉按相里氏東周時卽有之莊子稱相里勤之弟子是已漢有御史武十六國前趙有偏將軍覽大都皆晉人也金墓在小相里之北釋碑辭與五代史傳畧同惟史稱字奉金而碑云字國寶史稱贈太師而碑云贈太子太師則碑爲可信已

戶部主事胡公傳

傅山

余自甲申後寓西河始交胡生欵兄弟三人當亂世以少年布衣砥行立名每論鄉國輒嘆有明季三百年曾不出一名臣余奇其言未敢信也及見其尊人治聊行實乃知公以身教故弟子言行不苟同流俗如此後余

過東昌見耿道子論官於其鄉者亦最稱西河胡公云
公諱遇春字統三汾陽人少孤家貧大母茹苦供筆硯
治舉子業天啟辛酉舉於鄉崇貞戊辰進士筮仕聊城
聊之役最苦者歲報大戶充徵解水陸道舳軒絡繹破
編民產十八九公建議設吏代以贖緩待器用諸有賠
累則出於官而供張亦咸辦壬申河大浸公汰之必退
而後已水既退艱播公籲請獲免額稅於是聊之民不
泣其魚復不呼其雁既以才擢臨清州值孔有德兵屯
州境幸州有兵公儒生率以固其圉無瑕可攻特復鼓
勇擊不備敵始逸相國朱延禧檄奴犯陰舉匿相府公

必捕之正以法相國領之不能銜也指揮德州滿某狎
一倡婦窺倡多金盜攫去倡恚死倡弟訟之滿賂當道
屬誣倡弟坐死公爲直之不敢以賤抑其冤癸酉分較
東省闈甚得士凡此皆矢志爲名臣實行也其戒子書
曰汝父半生半死人斷不作貪墨吏爲若輩牛馬切勿
學豪華兒媵閭鄉敗吾志益知款兄弟言行習公身教
之素矣時進士官知縣者卽旦暮行取類以縣職爲過
客游戲縱恣草菅民命苟圖速化公皆不忍爲蒞政凡
六年積勞憂瘁遂悽悽善病及考績報最方擢戶部主
事卽移病歸旣家居抱病稍稍與縉紳姻親相往來其

汾陽縣志 卷十三
五
間華靡淡泊機變寒拙衆寡強弱施受之際亦多所不
合鬱鬱五六年竟卒後公十年而成進士者有曹給諫
良直亦奉教君子矢爲名臣年復不永噫汾陽信不利
於爲名臣哉三公子皆守公家法不妄交遊長歎甲申
後卽業諸生業謀邁惟棘如身不列於古之狷介則病
者次庭富才藻詩千首當得意則盛唐大家今人無其
匹次同研經窮理隱於醫余老病時時從問方藥皆汾
陽異人余俱相友善悉公本末稍稍論次之非私也
一 好妨廟碑

天子之大蜡八其祭坊與水庸之辭曰昆蟲母作詩曰
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穰以方以社報祀於田
祖祈年於天宗先王之勤農事可謂備矣予考之周官
凡天鳥擊獸狸蟲水神蠹物爲民厲者莫不掌之以官
牡鞠棗象齒蜃炭方書靈鼓其攻禳之術必詳顧昆蟲
害稼者不及焉何與豈其有所未詳者歟非也蓋鳥獸
庶蟲之妖世不恒見則攻禳之術罕傳不有司之無以
祛民之惑若昆蟲害稼農人咸知所以毆之農之所不
能毆者官亦不能去也故特責其事於田峻致其所於
田祖爲之秉畀炎火而害可去先王治人事神之道蓋
無不宜也好妨廟汾州府治一十五里歲丙午八月予

謁神之庶觀。鹿宇所樹碑。率鄙俚不文。里有隱君子胡庭者。請余曰。子盍爲文紀之。予惟神之名號未顯於前代。而主民穡事。近乎古之田祖。至蚘蚘者。害稼之物。陸璣以爲螟之屬也。神以是名。猶楚氏蠋氏之命其官爾矣。嗚呼。自浮圖道士之說興。先王祀典所載神祇物。鬼之號。往往潛爲所變易。世之所報者。久而不復察焉。往予兒童時。江南飛蝗蔽野。見所穰神。皆出二氏。無稽之說。蝗亦卒不去。旣心知其非。有慨乎儒者之不能師古。輒爲二氏所惑也。若神之名號。則猶循古之遺。載牲擊鼓致賽於是者。去祔年方社之祀。不

言固將以是告世之君子。其或不幸而罹水旱蟲蝻之災。則當以此邦之人祀神爲法。以無戾先王報祀之義。而不爲浮屠道士之說所惑。庶乎其可已。系之以詩曰。彼汾之陽。其原膺膺。曰蚘曰蚘。痒于而稼。神司厥職。名用不愆。大田改臧。蠲之豆登。農夫之祔。維黍及稔。農夫之報。自馭越涂。我從籥章。載歌幽雅。辨神之號。告諸方夏。

五烈傳 無名氏

天地貞烈之氣。不擇人而鍾。有時屬於士族。而間亦見之。於

日隨之南郡。毒我宗紳，辱我士女。彼汾一方，幾成羅刹。鬼國潔身之侶，望風而逃。被繫之儔，垂首而聽。乃有妃子王孫，名儒俠客，寧爲玉碎，無取瓦全。視死如歸，慕義若渴。或從容以赴難，或慷慨以捐軀。激太上之風，扇至奇之采。得其一二，已足令頑鈍者擣活，退息影逝。況指五屈哉。北齊顏之推曰：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吾見名世賢士，臨難求生，終爲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憤懣。誠哉。是言彼求生者，即使倖免，氣息奄奄。若泉下人矣。生如死，何如死如生乎。余遁跡綿巖，蚤離魔罟。雖未挫志於賊黨，終覺覲顏於哲倫。事平追論，仰止高山。特表而出之，以俟後來修邑乘者採焉。

八將軍名敏濛，號龍澤，行八。慶成府鎮國將軍王之從祖也。軀幹甚偉，好直言，傲岸之氣。人多憚之。會中原秦楚藩邸灰飛，公知國運將終，遂益放浪，不治生理。日延名流，碁酒自娛。賊據平水，汾人大恐。公發困開筭，分散貧窶，絲粒無存者。賊至徵餉，無以應。收縛見闔，左右使跪。公厲聲曰：我將軍也。太宗之膝，豈爲賊奴屈哉。闔令摔下。公振聲一喝，摔者披靡退數武。羣賊蜂擁爭批其頰。公罵不絕口，折頸裂股而死。

馮生，名運泰，字來吉。汾之中干里人。弱冠遊黌，豪宕自

喜善屬文有眉山風氣應督學黎公試生冠軍時西賊已入晉界言者皆失色生慨然以固圉爲己任拉同儕日夜畫墨守策數上當事乘城之法生爲最悉賊謀廣布謂生不倡迎而首規拒闖方薄城卽使使縛生以見生聞之仰天嘆曰死則死耳安有昂藏丈夫而受賊刑辱哉遂投井而死里人出之收殮如禮題其棺曰明殉節處士馮生之柩

楊生名正春字榮初南郭廂人也清強自遂口無支言自補博士弟子員公車屢上不第賊將臨門生繞屋走忽有兩賊排闥捉生去使飲馬他所生曰是辱我也薄暮具衣冠如孔廟瞻拜痛哭隨投入井是夜見夢於室人曰我得死所矣但水寒沁骨盍早出詣室人夜起而號將謂墮鄰井中爽旦徧視不得次夜復夢曰我在府學井中何他求也徃視果然生入廟時有乞兒見之言其狀云

賈客名守亨字通吾世居東郭汾之望族也魁梧豐體可憐二人少推計然術走吳楚燕趙間任俠不羈嘉其氣節者多引以爲重賊氛梗路賈始倦遊時偕里中好事者習射於郊以爲樂賊入汾境人多出迎賈獨不許是日黃崖渡天搜掘拷掠細民之家無一完者賈見數

賊直入內室，戟手大罵，與之格鬪，隨手而倒。後來之賊持挺亂撲，賈知勢不敵，給曰：「汝不過欲得財耳，我有伏藏爲汝探取。」汝不得，唐突以辱我，賊諾，賈入拔刃大叫，自剖其腹，血濺於壁，腸委於地。賊隨後窺伺，驚而走。武妃，武生之女，慶成王妃也。生時室有異光，長而端淑。其父知非常女，欲貴之。適慶成長子審暕擇聘，聲聞於內，遂委禽焉。甫筭歸，處理內政，居豐守約，宮闈肅然。崇正壬午，以贖膺王位，册爲妃。癸未冬杪，闖兵渡河，次於蒲坂。妃聞之，卽蓬首垢顏，不事櫛沐。宮媼問故，妃投淚曰：「天之所壞，人不能支，我待死而已。」居無何，賊突如其來，將入府，妃踉蹌赴井死。闖劓宮中大索兩日，不得，十閱月始出其屍，郡作詩挽之。

黃太僕祠碑記

山西提督學使稽曾筠

太僕公者何，撫黔都御史黃公國材大父也。稱太僕者何，公贈官也。公諱廷柏，遼東海州人，少失怙，事母至孝，性敏而嗜學，博通典籍，年十八爲諸生，名噪黌序。十九居母喪，哀毀廬墓，撫諸弟，極友愛，待戚黨朋友，恩義兼盡。順治初，以薦授靈璧尹，有異政，旋擢知大興縣事。未幾，復以和，最簡任汾州知府。公由諸生，不四五年起家至刺史，轄數百里，感恩圖報，受命之日，卽不問家事，誓

以身殉。涖汾期月，百務具舉。汾民日有生色。會大同總兵姜瓖者，故李自成黨也。久蓄異志，順治戊子冬，乘間竊發，據鎮城爲亂。明年己丑，分遣僞屬姜建勳統卒萬餘，由左衛趨雁門，騷動全晉。夏四月，突至汾，圍城數匝。公雖訓練有素，備禦多方，而是時承平未久，人情惶惑。公正竭力調度，爲守禦計，而惴惴者咸以孤城難保，勸公毋撓賊鋒，姑暫避，待外援。公大怒，欲斬言避者。於是人皆奮志，助公守無二心。公淬勵其下，登陴捍敵，日夜不解甲。且募敢死士，劫賊營，賊駭懼，幾散去。已復合圍，攻益急。城遂陷，公率衆巷戰，自辰至午，手格殺賊數十人。會大風，晝晦，賊乘公遂被執。賊好語誘降，公怒罵不已。賊斫公吻，血淋漓。公以血洒賊，罵益厲。賊遂殺公公，死不仆。至九月，賊平時人猶見公爲厲，持弓矢殺賊。賊以敗嗟乎。三晉之當明季也，崇山復嶺，深林邃谷，阨塞險隘之所，賊往往盤踞爲巢穴。國初雖剪除芟蕪，漸次削成，而餘氛遺孽，伏莽尙多。姜逆之變，奸宄潛匿者，咸思望風響應，爲城社狐鼠。賴公捐軀報國，諸郡邑長皆瞻張氣壯，効公死守，賊不得逞，以故速卽天誅，使公不死，人心猶豫，觀望賊，燄益熾。晉之爲晉，未可知也。然則公爲德於晉人厚矣。其有功於朝廷亦大矣。宜我

世祖之優加卹典今

皇帝之特予祠祭而

汾人思慕景行歷六七年而不替也歟余生也晚不獲親炙公行事顧先人氣節與公成臭味之投而公孫文華先生方爲國柱石臣余竊附同朝且表揚懿美以激厲風俗亦學使者之責因詳書其事以遺汾人使刻石而記之爲後世事君者告

奉政大夫例授朝議大夫奉天府府丞提督學政西

園呂公墓誌銘

魏定國

乾隆十二年丁卯夏六月年友盛京少尹呂公卒於里第予未能赴奠也孤子審韶將以己巳三月葬公於本

里祖塋乃走千里來京師持狀踵門謁予銘墓予與公自丙戌締交都下稱莫逆後公筮仕爲西江弋陽令又隣郡也未一歲循聲大起耳公名甚悉嗣是敬歷中外未竟厥施而公歿矣予忝知公其何辭按狀公姓呂氏諱文櫻字果初西園其別字也世本勝朝望族明季雲擾全晉無寧居考封奉政大夫謹躬公避地於汾陽之劉村時先業如洗而奉母甘旨無缺與諸昆合處無間言鄉人以孝友稱之子四人公其長也幼英特九齡出就外傅卽晨夕耽吟誦學日進旣遊庠名籍籍諸生間康熙丙戌成進士需次選曹因出遊直省所至守宰

咸虛中請質因得遍悉諸方人情土俗及政治得失之故丙申抵弋陽任吏治已嫻習矣弋爲江右疲邑地瘠民貧劣衿土豪競事把持刁民效尤逋欠日積公念爲政首在鋤強甫蒞政卽計取市曹中所云金剛者數人窮治之咸伏辜又知其徒衆皆市僧小有才貫其罪而嚴飭之令在官造册自贖江右自經兵燹舊册俱燬吏胥奸弊百出暨册成具得民欠清數而逋賦可徵矣弋遠鄉名邵家坂者習尙尤頑梗公乘不意向夕出城秉炬行萬山中黎明招彼所集衆反覆曉諭衆大悟呼曰公無言我曹皆良民向未識大義耳因檢其歷年完逋之數第其賞扑自此不復梗化先是公嘗葺陳謝二公祠乃卽祠設書院延師擇士之秀者肄業其中又設蒙館於署右擇諸生之有誼行者爲師凡民間子弟概許入館貧者給衣食月立限期親往稽其勤惰第其優劣一時人士翕然又念弋邑科目寥寥賓興之歲起送有禮行李有資諸生咸踴躍趨赴有獲雋者又慮去任後其事或廢因捐俸置田每年得租二百餘石以爲資編入邑志令學師協同耆儒經理至弋人健訟譁張爲幻凡戶婚田土及令盜諸案搆控累年不結公總以得情爲主一訊之後訟端永杜弋人多傳爲美談不能縷述

適故相白公來撫江右稔公政績深器之會入爲大司馬力薦公得附列行取去任時弋民勒石紀遺愛是年七月爲謹躬公八袞大壽公適抵家稱祝里人榮之值京少司農張清恪公舉爲監督會

世宗在雍邸

奉 聖祖命至通查倉詢以新舊米石及終年出

納細數公心識口陳條分縷析 世宗顧而異之

登極後卽授戶部浙江司員外郎 命與倉場

侍郎李公英貴等監修京都諸倉節省帑金六萬餘兩議叙加二級雍正元年四月陞禮部儀制司郎中仍協辦倉場事務十月奉 命提督山東學政公念學政

一官爲朝廷養育人材厥任綦重歷試六郡精心校閱弊紕風清今相國海寧陳公時撫山左有秉公校士生童感悅之奏旋奉 溫綸獎勵公仰圖報稱益厲冰

操乃科試未終遭謹躬公變公慟不欲生銜哀罔極服

闋授湖廣道監察御史監己酉科文武順天鄉試武科

有齊生者以未中的不得終試公破格收之竟得捷庚

戌以武殿試第一人魁天下人咸以此奇公識尋陞通

政司右叅議九年督修郭莽爾格隆二寺不踰年報竣

改授奉天府府丞專司學政公念陪京重地加意振飭

於奉錦二府各建考棚復量治學田試期給飲食以遠

汾陽縣志 卷十三

上意降

旨切責尋議上降

一級公遂歸時甲寅歲也乾隆元年蒙 特旨召見尋

告歸前公遊宦時已奉謹躬公自劉村遷鴻士所遺果園推從况斗瞻居之至是就所居隙地藝花竹構小室有終焉之志暇日與二三親故結耆老社每集或清談或野步或敲棋覓句必竟日歡讌以爲常家居閱十四載足跡不履城市竿牘不一至公門郡守張公嘗贈聯云聲華高栢府雅望重西河邑宰沈公亦贈詩有句云岳陽酒市人同伍渭水漁家品一流其高風可想也公內行修飭少事兩尊人先意承志無所忤休歸建宗祠

樓題楹楸胥循制祠成奉祖父母父母兩世主入祠春秋集子姓入祀惟虔諸季久分居朝夕恆過從無間於諸子皆視之如子與人交始終如一同官黃某故人子馬某值窮途咸解橐以濟其困今猶嘖嘖人口丙寅孟秋朔爲公七十懸弧之辰親隣致祝顏其堂曰善氣怡人共歡呼永日而去謂自是而耄耋期頤鄉人之所以壽公者將更十年而一進固綿綿而未有已也孰意其遂止於是哉公歿於乾隆丁卯距生於康熙丁巳得壽七十有一恭遇 世宗憲皇帝登極覃恩誥授奉

政大夫以少尹降一級例授朝議大夫元配賈氏同邑

國學生諱三德公女。誥封宜人。例封恭人。歿於乾隆
戊辰。距生於康熙辛酉。得壽六十有八。側室于氏。歿於
乾隆乙丑。距生於康熙丙寅。得壽六十。王氏張氏子二
人。長審韶。雍正壬子科舉人。揀選知縣。于氏出娶同邑
魏氏。繼娶同邑樊氏。次審信。張氏出聘同邑宋氏。女三
人。長適同邑國學生賈生瑣。次適同邑候補州同宋國
珪。次適介邑國學生范清澧。銘曰。卜子西河。有石室淨
心寺。故踏公宅。被汾一曲。六三德代。有名流蔚史冊。

帝顧西江土。多瘠安能民生。有起色我公蒞政。翁
以闢谿山。遠所羣情帖懋。績升聞界京秩。天庾政弊深
孽盡。山左人文喜矜式。陪京更博詩書澤。諸生宜且遵
成額。遽請恩施。疑汲汲。帝念老成姑薄斥。宣室有
問將前席。賢人竟值龍蛇厄。彼蒼者天難致詰。彌望青
青原上柏。蕭瑟悲風吹白日。

系以蒼崖山公家傳 諸世器

公名呈瑞。字介瑛。姓田氏。別字蒼崖。其先出自田子方。
世居汾陽。為望族。祖九龍。父月洪。皆贈祭政。公初仕官。
中書舍人。未幾。出襄事河工。以功擢大名道。未之任。改
陝西臨洮道。兼理全省驛站事。遇餓賑恤。公策馬親行。
郡縣山谷間。恐豪右胥吏為弊。無及民之實。於是稽察

嚴飭民賴以生。此康熙壬辰歲也。甲午，大師西討，綜理馬政，稱職，以軍功遷浙江金衢嚴道，尋改署糧儲道。事得征漕積弊，滌空之，而諸郡亢旱，冒大暑省荒，徃來烈日中，獲疾，屢乞休，臺司皆倚公，不允。庚子冬，疽發，薨。卒於信安官署，年五十有九。輓歸葬金山原之祖塋。大學士朱公斌誌其墓，公爲人恬雅，沖和，雖席豐厚，自奉甚儉約，卒視故有急難，濟之不吝重貲。方公幼時，負異質，進士張青岳先生見而嘉嘆，以女妻焉。爲諸生，有文名。三就布政司選，不遇，乃由中書起，歷外任，多實績。在民其始至河南也，相水勢宜石隄，曰：「此處隄一壞，則數萬家其魚矣。」舊隄易修，易敗，更之石，未便告動，公帑遂傾家貲成之，以故見知於督河御史。及在臨洮，念救荒無奇策，曰：「古所謂雲雨由人，其事何地不可爲乎？」因相度地勢於蘭西石佛灣，鑿渠引溉，兼教民造水車，汲入田，歲贈粟十餘萬石。臨洮民念公德，其所鑿萬世利也。相與建公生祠，蓋公所至務爲民久遠計，類視此子二周震。

系政文湖田公家傳 諸世器

公名震，字又起，別字文湖，系政蒼崖公之次子。初仕官盛京刑部員外郎，轉本部湖廣江西二司，出知姚安府。

府境多山田磽确有大石湖當萬松山下爲衆流之衝
公相視地勢隄其下豬水二十里溉田可萬頃無憂暘
旱調雲南府先是普思蠻叛被繫者五百餘人將伺懈
爲變公廉知其謀爲計畫俾亂不作境得寧又調臨安
所轄苗疆其土司死于幼諸弟中有越次圖襲者當事
俱爲所蔽公至得其情實立正之乾隆己未以治行第
一奉 詔入都蒙 恩賜蟒袍貂皮人葭香珠等物已
有 命待擢監司之任會大吏議開金沙江通銅運而
公在臨安曾治道百四十里用車牛運銅事稱便以善
經畫倚公檄往督理凡六易寒暑乃竣事丁卯授陝西

驛鹽道未之任改湖北驛鹽道庚午兼理武昌樞政以
前冒渙中瘴氣毒發卒年四十有五公素謙謹遵父兄
教十歲屬文卽與伯兄並以才名見稱稍長入都族父
陽城相國尤愛之京師貴人皆欲出已門下爭致關節
却不受至不入闈以自明公嘗謂吾生平錄錄仕途於
道無所聞惟有韻之文畧未荒落可信者惟此耳然公
歷官滇楚循良之聲聞於朝野苗疆民乃取其所斷疑
獄演劇記之凡遇事有卓識滇中舊不報災公始至姚
安值歲旱慨然曰 朝廷以赤子付有司雖遠猶近而
遺之乎請於臺司獲賑恤此後遂以公報災爲例木期

古處東川江外不隸滇蜀無頭目鈴轄行人過則出爲
寇鈔公之在臨安也減車從入其阻曉諭 朝廷德意
因示以威信衆聞言感激求內附歸復視要害數處設
堡寨寇患遂息

贈儒林郎翰林院檢討曹先生墓表

朱筠

汾陽曹君孝如生十二年而孤孤而力學有立又十年
而舉於鄉又十有四年而成進士改庶吉士六年授館
職又三年改官河南道御史有聲又五年晉刑科給事
中又一年轉吏科掌印給事乃以其尊甫先生之遺行
告於其同年友大興朱筠曰學閔不祿不及侍先君子

於有所知識之時於先君子之行悖焉及少有所知識
得之鄉人所稱道咸謂先君子較然有古王彥方之風
然問其事十不得一二也卽問得一二亦不全學閔其
所以爲人子竊思欲稍稍次第梗概以告於世恐言之
不實或誣吾先君子然及今不書又恐日久益忘失是
至學閔之無以爲子也學閔僅以其所知識者告子子
爲書之以示我嗣人筠謂如子言尊甫先生應銘法且
子已貴爲都諫官官五品先人之墓道當伐石以表行
於制爲稱筠茲當爲子表先生之行於阡無所辭謹接
先生諱曰英字彥傑山西汾陽人世居郡北之太平村

曾祖諱朝仕。遇異人授術云：可立富，或以千金願得其術。嘆曰：吾術信，豈獨得千金哉？顧心不義之，故不用。亦不欲告子，以得千金。却之。臨終謂子孫曰：吾授異人術，非不知，可以少遺利子孫也。然何如遺若以正乎？術竟不傳。其事在明之季年。祖諱復琦，祖母靳氏。鼎革初，靳夫人率諸子避兵於村東之羅城鎮。既定來歸，家室已空。入門坐堂中，堵上抱兒泣。俄見乳狸將子自水溝入。夫人卽止泣，撫兒曰：吾子孫有起日矣。自是家日以豐。父諱應璽，母樊氏。先生生十八年，父卒，識力絕人。自念少孤而處豐，不樹立易敗也。於是內嚴事母夫人，外從

名師。何先生者，遊奉之至謹，以自檢束。何先生學甚高，性尤怵急，飲食起居小不中節，卽訶責求去。食器有一窟駁者，輒面擲碎之。先生拱立下氣以謝，師爲感動，課之盡力。服除入縣學，爲名諸生。後師竟老於縣中，且死。先生心喪之如父，所以始終盡交於其子者，無不至。縣有傅青主先生山之弟子王先生某，孝子也。貧不受人一錢。先生與之交甚歡，賙之則受。數十年如一日。有張媪者，先生母氏之中表姊妹也。老無所歸，先生推母夫人之愛，養之終身。卒頃曰：吾死無以報曹氏恩，惟祝天祝曹氏子孫而已。其厚德之感人有如此。先生尤善處

人骨肉之間而其居鄉里也固讓鄉人某以遇見怒於其父父過怒焉之官先生爲往來委折罕譬以天性道之父子歡然卒無閒長子學曾與村中老農語言不相下先生聞之怒曰若聞小雅所稱諸父諸舅微我有咎者邪若今且得罪於鄉黨州里矣手批其頰令卽老農謝過然後已先生居常恂恂遇事不可未嘗有所畏懼雍正中郡人苦鹺商之橫而郡下地故可煎鹽且黃河東出套外歸化城所在鹽舟溯流計日集郡中食無缺先生先率郡人具疏所以告於當事且言郡民願均鹽稅於田良便事聞得請而商竟逐郡人至今賴焉先生生平奉母至孝母夫人好躬自操作先生事事無不先當其意而母不勞且喜甚會疾作母來視之雖憊極必強歡笑以慰母疾革前十日豫知死時刻召諸子曰吾生五十年自問不覺有所慚恧惟不克終養吾母此心惓惓若輩當畢吾志耳令家人具衣冠遷牀正寢卧其上獨置冠於胸微笑曰尙需數刻少旋冠而卒越數日幼子學閔夢先生駕輶張蓋儀導甚偉徑來至家呼學閔撫誨如病中嗚呼其先生之精爽未沒者邪先生生康熙二十年辛酉十一月八日卒雍正九年辛亥九月三日年五十有一夫人王氏稱克配云後先生二十年

卒乾隆辛巳遇

覃恩時學閔官檢討獲 贈先生

暨夫人如其官階子四人學曾學思學閔學雍孫六人延齡喬齡錫齡鶴齡夢齡保齡曾孫三人守廉守拙守儉其詳具載於錢學士大昕所作碣銘中筠特書先生之孝於親睦於家任郵於鄉黨敦篤於師友落落數端用揭於墓道之右以告來者謹表

贈奉直大夫竹岩卞公墓誌銘

孫和相

余既守汾之明年一日故同寅友人卞君鳳傳謁余而言曰某先君子之行甚高不求見知於人祇行礪德以終其身迄今鄉之士大夫數者德宜有後者咸首推之

然歿後二十餘年猶闕然無一語以表先人之行非敢緩也蓋懼夫當世之君子既未親見某先人之行事又未熟聞其生平徒據其子追述之語雖不至於誣而人且將以爲不信也今公既守汾之日久某先人之行事既熟悉聞之矣夫親有善而弗能彰非所以爲人子也敢乞公一言以垂於後余於公之爲人既知之詳心欽者已非一日又重以鳳傳君之請夫余則何敢辭謹按先生諱時庸字秉常竹岩其別號也幼有卓識讀書解大義不習舉子業嘗讀西銘嘆曰聖賢立身之道盡在是矣徒事章句無益也生平喜書法工臨摹其他別無

所嗜。凡遇事。巡巡若不勝。及遇所當爲者。輒身任不辭。凡其鄉人之憊獨鰥寡廢疾者。莫不周給。而終無德色。康熙六十一年。晉大饑。聖祖仁皇帝軫念民艱。

發帑以振。大中丞朱軾領其事。公慷然捐貲以濟。所不逮。大中丞嘉之。擬請於朝。公固辭乃止。歲至乙卯。夏雨水大發。人罹水患。公倡議築隄。尋出千金。身董其事。並鳩好義者。捐貲落成之。鄉人賴以安堵。時有感謝者。公曰。恤災救患。吾素志也。豈以煦煦爲仁。要譽於鄉黨乎。公居鄉所爲。率類此。嗚呼。使如公者。得操尺寸之柄。布其所蘊蓄。必能爲朝廷推廣恩德。豈僅止於斯而已耶。

然公雖未仕。而其潛德幽光。昭然耳目。爲是鄉之人所樂道不衰。此豈區區邀名者之所能致哉。公世居汾陽。曾祖諱國旺。祖復亨。父文郁。累世積德。爲汾巨族。公甫生而失母。七歲喪父。事繼母備極子道。夫人趙氏。事繼姑以孝聞。姑患癰症。不離側者十三年。公生於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初五日。戌時。卒於乾隆五年十月十四日。戌時。距生年四十有四。夫人趙氏。少公三歲。後公八年卒。後其子鳳傳君。出爲雲南安寧州牧。二十六年。逢國大慶。得贈及父母。誥贈公奉直大夫。安寧州知州。趙夫人贈宜人。葬在峪導河之北原。公二子。長曰懷詔。

卽鳳傳君次懷誥候銓守禦所千總女一適邑庠生賈柄孫三人曰珩曰子聲曰子珮爲之銘曰下山之側汾水之陽爰有佳城鬱鬱蒼蒼其城維何吉人之宅自昔盟心患不遍澤世之長者今之古人居則濟物德宜於民生而有裨死且不朽幽蘭空谷白君子壽

治汾說 知汾州府孫和相

乾隆二十六年文水縣知縣顧學海議稱縣境汾河自清源縣交界之榆林村起至田家堡永樂村平遙縣交界止縣巨六十餘里爲寧武靜樂陽曲壽陽榆次太原徐溝清源交城祁縣永寧州衆水匯歸之處汾河而外尚有文峪瓦窯磁窯蒿泊五馬等河亦俱流入文邑籍汾水夏秋汾水泛漲其勢洶涌遷徙無定自古及今從無堤壩田家堡以河槽深闊水患尚少下流承樂村以

下平遙汾陽一帶河槽甚淺其害爲甚沿河沙土不堅督民所築之堤又非官工可比本國初數十年來已不知幾經更易者老目擊者猶能歷歷言之凡遇異漲奪溜改道之時奔騰浩瀾頃刻沙壅成槽寔非單薄堤堰所能防禦禦而汾水隨沙壅附近悉繫帶沙之土其性鬆浮萬難挑濬且亦不堪築堤目下所有堤堰高不過數尺各處有隄亦不齊原皆有名無實是無堤固難禁其泛溢之害輕有隄而聚於下游四處散漫之害七年前平遙縣知縣李在田議稱縣境汾河自文水縣交界之回堡起至介休縣之交界汾水泛漲之際絲巨界之回堡起至介休縣之交界汾水泛漲之際際急流衝決勢不能免地畝更多受害亦似輕若廢棄隄堰聽水漫散順流卽有淹沒爲害亦似輕若廢興文水縣情形相同民向有聽築隄堰似可收照文水縣沿河有種麥田者亦聽築隄堰似可收後卽行廢棄聽其漫灘民力獲免疲敝且汾水收勢洶涌沙土築隄不能堅實一經泛漲卽至衝決

終歸無益不如順水之性聽其自流無庸兩岸修築夾版隄堰

汾水上自太原府之文水縣下至府屬之介休縣百餘里間每遇夏秋水漲近河居民田廬屢被淹沒乾隆二十一年會議於河身兩岸修築夾版隄堰因旋築旋衝遂惟於種麥之處各自築堰保護麥田歲十月起工二月竣工六月麥既收卽聽其衝漫其後文水縣知縣顧學海平遙縣知縣李在田廢隄之議不過以汾川泛漲時單薄之隄徒敝民力無補於事而已夫黃河二漳永定子牙等河最難施治沿河亦多沙土尙可爲隄而謂汾不可隄無是理也汾自陽曲太原徐溝而下匯合衆

流至此勢已盛大而汾陽孝義之東平遙之西介休之北古時往往多陂澤則地勢卑下可知後代改爲民田聚爲村落由來已久遂忘其本澤地也考昔人棄地爲澤之意禹貢曰九澤旣陂胡朏明云陂卽隄也而川澤之隄其用各異川於兩岸築隄制其旁溢澤則環而陂之爲水門以時蓄洩川水暴至開高門受水使水得游蕩陂中以分殺其怒川平則仍閉以蓄水遇旱則開下門以溉田書傳所記壽春芍陂楚相孫叔敖作五門隋趙軌修之更開三十六門穰縣鉗盧陂漢南陽太守召信臣作六石門號六門陂山陰鏡湖會稽太守馬臻作

築塘周廻三百里疏爲二門其北隄石閘二陰溝十九
南隄陰溝十四此古陂法也賈讓言內黃界有澤方數
十里環之有隄太守以賦民民起廬舍其中觀此可知
廢澤爲田出於謀國者之見小利而貽大害古人瀦水
之地無尺寸不耕致百川決溢民無寧居翟方進壞汝
南鴻隙陂而郡人怨之謝靈運求會稽回踵恆惶二湖
以爲田而太守不許近考之府境城東文湖宋時名西
河濼轉運使王沿廢爲田民不以爲便熙寧時御史劉
述請復之金大定間濱湖居民又欲涸以爲田州守傅
慎徽力爲嚴禁陂之不可廢也如此今如西河濼鄆城
泊之屬在府境汾州左右者一皆輸賦民田有川無陂
水大至則渾洪鼎怒無所分殺徒恃隄制防亦非左右
各棄地數里厚爲之隄固難以禦盛漲也若倣黃河隄
工以治汾半之亦已足計豁糧地凡若干頃畷民失其
業宜規畫奠安之者凡若干戶是以一時難行不得不
爲之說謂聽水漫散之害輕而已如僅漫散害猶可測
而按之顧議中有數十年來幾經更易奔騰浩瀚頃刻
成槽之語此汾川轉徙實錄然則居民適當其衝者隨
流而下何可不預爲籌哉

狄武襄公神道碑跋

曹學閔

宋故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護國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河中尹判陳州軍州事兼管內隄堰橋道勸農使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七千七百戶食實封貳阡一百戶贈中書令兼尚書令諡武襄狄公神道碑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禮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昭文館知審官院提舉集禧觀公事上騎都尉長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王珪奉勅撰三司度支判官朝奉郎尚書刑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宋敏求奉勅書其碑額則仁宗御書賜之故碑文之

上方別題御篆賜額四大字不與諸臣儕也碑文首云至和三年八月上以樞密使護國軍節度檢校太尉河中尹天水狄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明年三月感疾於州未幾薨聞考宋史本傳嘉祐中罷青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明年二月疽發薨卒仁宗以至和三年九月辛卯改元嘉祐青之罷樞密在是年八月故碑文猶稱至和也傳當云嘉祐初而云嘉祐中其卒在二年三月而云二月皆史家之失也傳稱爲保大安遠二軍節度觀察留後碑止書保大軍傳稱爲秦州刺史碑作秦州皆當以碑爲正儂知高他書多

作智高古字蓋通用也武襄之功宋中葉以後罕有及之者而中朝文臣出死力以沮抑之雖以歐陽公劉原甫之賢猶并爲一談意欲殺之而後快不已甚乎徒使折衝禦侮之臣不得久安於朝宋之不振有自來矣

西河考 曹學閔

西河之名始見於禹貢雍州西距黑水東據大河故曰黑水西河惟雍州河在雍州之東而云西河者據堯都冀州言之猶豫州之河曰南河也河自東受降城折而南行歷龍門以至華陰幾二千里皆在冀州之西則皆得以西河目之孔傳云龍門之河在冀州西者特因經

有龍門西河之文而言非謂龍門以北不得稱西河也王制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亦舉河之大勢而言所謂西河者泛指瀕河之地非專指一處春秋之世晉爲強大西有河外與秦接壤漢書晉文公攘戎翟居於西河固落之間此在今延綏榆林之境左傳將爲子除館於西河注家未詳其地蓋在晉都之西是則西河之名不專屬一地明矣自三家分晉魏氏得晉西河之地史記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張守節正義以爲西河卽今汾州又引括地志竭泉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堰城縣之北

堰城當爲隰城之訛

晉改茲氏縣爲臨城縣唐上元元年改西河縣卽今汾陽縣也

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頂上平地十餘頃隨國集記云此爲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有卜商神祠今見在元和郡縣志云汾州西河郡春秋時爲晉地後屬魏謂之西河子夏居西河吳起爲西河守皆謂此也又云謁泉山上有石室去地五十餘丈頂上平地可十頃相傳以爲子夏石室又云卜商祠在西河縣北四十里按謁泉竭泉隱泉一山而三名而子夏石室之在此山兩書無異詞蓋汾州西距河僅二百餘里故有西河之名曹魏黃初二年置西河郡於此亦必因古名命之且子夏教授之石室在焉

之爲古西河審矣鄭康成注檀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云龍門至華陰之地後人疑子夏不當居汾州以此然康成究未實指西河所在似猶疑而未決之詞史記索隱引劉氏說稱同州西河縣有子夏石室學堂然元和郡縣志同州不言有子夏石室恐是附會不足信史記胡衍謂樛里子曰魏亡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正義以爲西河之外謂同華諸州也傳記稱子夏教授西河矣不云教授西河之外則以爲在同州郃陽者益難據卽曰魏都安邑去汾州爲遠然汾實在魏之封內以廣輪計之不過五六百里之間文侯果能尊師重道

何思遠莫致之。元和郡縣志載魏文侯墳在孝義縣西五里段干木墳在孝義縣東北二十五里前哲相傳已久則子夏之教授於此亦何疑焉。若史記匈奴傳所云魏有西河上郡以與戎界邊者似又在汾州西北蓋魏時西河郡境跨大河之西與上郡壤相接漢志秦惠公初稱王得上郡西河者卽謂河以西之地非能盡西河之域而得之也。其他史傳稱西河者不一。史記趙武靈王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蓋趙之北境亦距河故亦稱西河而非魏之西河也。史記韓信從夏陽以木罌餽渡軍襲安邑而李左車謂信涉西河虜魏王此夏陽之西河非汾州之西河也。漢武帝置西河郡治富昌縣在大河之西今爲塞外河套之地與汾之西河尤遠。汾陽舊志凡文涉西河者并摭入沿革擇焉不精徒啟後人之惑故辨之如此。

西河考 王竣功

西河之名見於禹貢而史家之記載爲特詳後人第弗深考耳。禹貢曰黑水西河惟雍州又曰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蓋主冀而言河在西故謂之西河然但據河言之非以名其地也。戰國之時魏有西河之地而逼近於秦其在河以東者則趙魏二國之分境也。故史記胡

衍曰魏亡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趙世家主父
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魏崔瑗曰西河之守臣之
所進也由是觀之則二國固各以西河名其地矣然亦
但據河以爲名而定非有分地也漢氏以來始建西河
郡領三十六縣其在河之東者美稷中陽平周蘭離石
隰城臨水土軍八邑而已其餘二十八縣皆在河西而
郡治建焉則此八邑之在西河如今河北三府之隸河
南耳永和五年始徙郡治於河東之離石至司馬晉建
西河國統離石隰城中陽介休四縣後代因之始異於
古矣故嘗論之禹貢之西河因地以名河卽因河以紀
地至戰國時則遂以河名其地矣漢之西河跨河而置
郡卽據河爲郡名至晉宋後則但沿其郡之名而幾失
其地之實矣今不覈其源流而直以晉宋後之西河當
漢郡遂專以今之汾郡爲西河豈不誤哉

黃櫨嶺候館關路記

知汾陽縣朱肅

汾陽古茲氏也琴山曰其右汾川行其左而黃櫨嶺爲
西山之隘口東魏武宗中齊獻武出北道度赤磎嶺斛
律金爲南道軍司則經黃櫨嶺出與之會前代嘗置關
嶺上憑高爲固循山岫而東則金鎖關亦曰向陽關元
天歷初令汾州之向陽關穿塹壘石是也東於峽曾不

容軌峽之南取徑亦西達黃櫨乾隆丙戌秋城臨縣余分與其役明年秋事竣凡募工匠踰三百里乃抵臨余念未傳工不計傭值則工匠苦途遠因令一往一來卽鑿治道路不虛其在途之日東起黃櫨之東二十里西越嶺行永寧州境又三十里許巽者崎嶇嶮險至是始可通車無阻當嶺之隘舊有廟曰石雲菴去居民遼澗東西行仰空循磴力疲喘息不能定乃躋乎是況大吏以歲時行部歷險僻度雲霄誠不可無在疆候館茲廡南濶四楹東西廡暨廚竈備門亦四楹兩旁爲茶亭蓋余於城臨工竣之月歸而創建焉然山高風勁阪陀鼓危房舍道路均成之甚難而廢壞也易都數歲中便官之日暫便民之日久倘蒞斯邑者恒治之於未廢修之於未壞其暫者屬在典文久者尤施政大經也用識歲月以俟後之君子

永安鎮候館記

知汾陽縣朱澐

縣令畫地而理有城池民人社稷如古諸侯然上屬於府又上之則監司大吏汾陽雖倚郭縣而其北卽與太原之文水鄰大吏以時省疆土觀民風由太原而來過文水屆汾陽北境首及永安鎮疆之寓望宜於是乎在乾隆己卯知縣朱澐北麟曰舊義倉地爲公廡凡四楹左

右廡各三間。余以丙戌不茲邑見庠舍址隘且敝側漫
漶倉卒除門或候仍假氏居待公用顧未能卽展新之
戊子秋仲乃購其旁地增北房二間小房一間東三間
畫分兩院前購四間在四照牆一左側樹碑一禁胥役
毋藉備公館名擾里民藉之周官經十里有廬廬有飲
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
候館候館有積永安距縣治三十里禮當設路室而地
寔入疆之首候館修除在疆事也可云非官守責歟因
書以誌諸石。

故宜人董氏家傳

沈初

宜人姓董氏貢生廷佐公諱輔之仲女年十四歸於鳳
傳卞公甫逾月舅姑咸喜語人輒言新婦恭儉勤慎鳳
傳公名懷詔侗儻士也不吝施與好賓客宜人又往往
佐其志遇親黨中貧乏必勸周之有求無不應客至設
宴宜人必躬治具不以委之僮婢及鳳傳公爲雲南安
寧州牧宜人隨之任所州故有鹽政民充竈戶者虧額
煎踰二十萬例官民分補而民窮無所出鳳傳公方以
其事徘徊於念宜人從容言曰所理民人至數十戶免
於罪死雖一家獨貧退而家居榮也遂傾家貲代補之
宜人自爲女子時不好華麗嚴重有容度或終日靜默

性純篤不樂以才見而通書史且善算子曰珩日子聲
曰子珮珩庚寅舉人子聲博士弟子員幼時讀經書皆
宜人所親授其隨之安寧也於出入會計悉理之以故
鳳傳公得一心於民事前時宜人既歸之明年舅歿姑
得癆症宜人視飲食藥物晝夜侍疾卧則連衣就側伺
動息姑見其勞再四慰遣之退就尸牖外不敢令姑見
實未嘗離而即安故里黨中共稱宜人之孝蓋出其天
性然也珩爲余妹婿是以余得備聞而書之

重脩學宮并補纂志書疏知汾陽縣李文起

蓋聞化民成俗首重泮林育德儲才斷推費序自漢祖

大半躬祀代著馨香暨文宣封號加隆世崇丹雘故宮
墻數仞允宜宏壯其規模庶宗廟百官足以包羅大美
富汾陽

文

廟學校名區初統於州猶居關外後分爲縣始建城中

甲第蟬聯固已發祥不少人材蔚起咸仰筆瑞良多在

當年烏華肇飛觀瞻是肅向今日風搖雨蝕剝落堪虞

益成毀之形雖存物理而更張之事實在人爲本縣嶺

嶠書生天涯薄宦出而從政不辭案牘之勞形志在修

文竊慕弦歌之雅化夫纂修記注王國固備尊官合姓

聯宗世家亦傳私譜况乎堂堂劇邑本文章薈萃之鄉

赫赫名疆，又賢達居遊之地，江山秀毓，資文藻以尤彰，人物英多，藉品題而愈著，惟茲邑誌，暨乎

學宮

兩役不容後先，一時自當咸舉，然而集腋成裘，必千狐之並購，范金作鼎，亦九土之是求，用告閭屬士民，故家耆宿，現在定中，發古召彼司空，且並搜逸拾遺，授諸宗匠，夫固因紙號，尚鋪長者之金，橋以星名，猶解大夫之帶，豈人文根本之地，反云舊貫是仍，而風俗沿革之書，漫曰前規可守，相期踴躍，幸勿因循，苟能錢布如流，自爾功成指日，將見美輪美奐。

聖憲

安而文運愈興，或續或刪，載籍成而風聲克樹，爰申頌

惻曷任企予

汾陽縣脩學碑

知汾陽縣李文起

皇帝

御極三十又五年，予來令于汾，肅謁文廟，睹其垣殿亭廡，進及齋廊，牲殺之所，歆餼糜豢，蓬蒿載塗，怒焉傷之，予維

國家

涵煦甄陶，百有餘載，文教熙浹，海隅外內，都都邑邑，咸崇學校，宏獎士氣，凡厥弟子，其隸於博士者，罔不蒸被以光道化，矧汾陽為冀州名都，陶唐氏之遺烈存焉，星野屬參，觜觥之分，在昔高辛氏之子實沈，遷于大夏，王參唐人是因，於是乎參為晉星，而實沈為參神，金天

氏有裔子昧爲元冥師生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帝用嘉之於是乎封諸汾川而臺駘爲汾神蓋徵諸左氏其爲神明之所啓聞甚遠元冥者水神也水於德爲智參贊謂爲西南經宿在辰爲申在斗建爲巳天官家言巳申合亦爲水天地嚴凝之氣始於坤維天地潔齊之氣盛於巽戶其應篤實而文明匪他方域所克儷則其得諸大地者甚厚予嘗大其戶料其民觀其風俗憂深思遠民性蠢閏視東南醜猾之氣瞻焉第荒于教也久縱沐浴

聖明之化猶多喬僊自安卽籍諸校者檢句讀核詞章以希

弋獲而於經濟之學罔克奮勵庸底於有成烏虜誰非吏茲土者之責與且夫汾故魏疆魏文侯之賢也師卜子夏受經藝軾段干木之廬嘆田子方之論其風流漸暨於西河迄今猶一二道之雖秦漢而下宋齊梁陳之世正學凌夷乃文中子河汾教授躡踵聖賢風聲鼓舞克循卜氏之澤嚮應則汾中士氣從古以實學鳴學校之在汾其所闢豈不甚大廟祀先師不知昉何世殿庭有元時碑文字剝蝕如蟲齧而年號猶可捫識學之重建也蓋在元順帝至元間攷郡志金時有李山修學記顧不具創廟本末佚矣肇造曷由券焉然而汾陽自古

隩區秦隸太原郡漢因之治茲氏晉隸西河國北魏因之治隰城後漢及隋唐時併時省金時爲汾陽軍宋元均隸汾州治西河夙有聞人磊磊軒揭唯五代干戈之秋朝梁暮晉被蹂躪者五十年幸藉歷朝亭毒越七百禩以迨于今誠教之以實學俾知感發必有興者矧自漢高祖特祀曲阜天下郡國胥得舍菜於學官爲博士弟子肄業之地所從來久遠奚問廟祀權輿何代第今廟固州學非縣學也自明神宗朝升汾爲郡未嘗改建縣倚郭而學隨之

國朝之初翰林朱公之後徙郡學於慶成廢府前令崔君秉政肇以州學爲縣學大加修治咸與維新而縣之學乃自東關立信廡改列於城之巽隅事在康熙十有五年踰今又幾百載中間屢經完繕而采椽堊屋以腐以瀉竟致若此則商所以除治者甚函爰與士紳集議靡或頓沮諏日經營閱時無幾由戶而堂而室炳焉用章欹者繩之蝕者綴之糜者璞之黧者絢之罔不整飭

先師之靈俾獲憑依而學校中士庶可斷斷魚雅雜誦於其側以無愧經生之實學卽未敢奢望斬有如卜子之文學俎豆廟庭然易詩禮春秋傳注陸緒未亡河汾之墟元經中說遺編猶可習也不然郭林宗之有道賈子

厚之洗心。一代清流。羣倫模楷。不然王延元之行義。宋延清之詩筆。輝映前後。卓絕時人。又不然王侍中張司業。孔布政。及進士第。致通顯。亦學校士所健羨。况文忠烈爲社稷臣。狄武襄守封疆任。克與韓魏公。富鄭公。范文正公。諸賢功名赫奕。震懾夷夏。胥鄉先生也。歲時暨饗。博士弟子。犇奏扉下。其亦有撫遺迹而穆然思者乎。則茲學之修。其繫於汾士也。抑不可謂不甚要。曩者屢修是學。未有誦言其鄉之垂諸史者。爲汾人道。則士雖籍於學校。疇有豔焉。今吏茲土。思次第與民更始。獨惟學校。闢人才之休。替人才闕氣運之盛衰。吏治蓋莫先

之矧今

慶典洋溢。豈弟作人。誦棫樸之六章。同符昔軌。禮部試報罷首治辟離上舍居肄業士予小臣罔由報稱亦克籍邦人動翼新此頽宮庶塞謗戾於其工之藏也纂述掌故爲士儀刑而學之係於士者要修之係於學者亟詳著厥實凡天地之所以毓神明之所以治前言往行之所以傳悉臚而注諸學校之成俾籍學校者睹焉其胥用勸一切鱗雜別系於陰乃作辭鑱於麗牲之碑

汾水之陽律中中呂星分白虎民事葆旅唐風伊淳魏風伊儉唐魏餘黎士也有檢勸之以學導之以文西有

卜山峙于汾之濱自古在昔羣公先正此邦有穀奈何
弗敬文學攸歸莫如敦行景彼典刑曰維

先聖廟祀之隆罔不祇肅維草其宅在汾一曲雍其塋蕪
宮其垣牆飾其楹題煥其堂皇維昔之日我其痲矣維
今之日乃無悔矣自今伊始士曰濟濟以簡而文亦溫
而理曰有賢才曰有經緯曰有文章曰有鼎鼐

神陰記

是役也令辟之屬

萬瓦蓋之屬

萬

構廡節枕之屬

千塲埴之王

百斤

斧之工

百刮磨之工

十績畫之工

十費鑑之以銖計者
千有
百泉

之以緡計者
百有
十米粟之以斗計者

百經始於
月
日落成於

月
日計時閱
甲子鳩其貲者

為首庸集其事者
為著

勤維時教諭趙君
日
鄒訓導王君廷淑典史虞君
口山

於法皆得備書知縣事李文起記

汾陽縣志卷之十四

藝文四

餞潞州陸長史再守汾州

唐崔頴

河尹政成期爲汾昔所推不榮三人施還美再臨時擁
傳雲初合聞鶯日正遲道旁多出餞別有吏民思

故西河郡杜太守輓歌三首

唐王維

天上去西征雲中護北平生擒白馬將連破黑鵬營忽
見芻靈苦徒聞竹使榮空流左氏傳誰繼卜商名

返葬金符守同歸石窳妻卷衣悲畫翟持髮待鳴雞容
衛都人慘山川駟馬嘶猶聞隴上客相對哭征西

塗芻去國門，祕器出東園。太守留金印，夫人罷錦軒。旌旗轉衰木，簫鼓上寒原。墳樹應西靡，長思魏闕恩。

西河郡太原守張夫人輓歌

唐李岑

鵲印慶仍傳，魚軒寵莫先。從夫元凱貴，訓子孟軻賢。龍是雙歸日，鸞非獨舞年。衰榮今共盡，悽愴社陵田。

和李中丞誦萬年房署少府過汾州景雲觀因以寄

上唐盧綸

顯晦澹無跡，賢哉常晏如。如何驚孤鶴，忽乃傳雙魚。叙以泉石舊，悵然風景餘。低回青油幕，夢寐白雲居。玉洞桂香滿，雪壇松影疎。沈思矚仙侶，紆組正軍書。積學早成道，威恩難遂初。梅生諒多感，歸止豈吾廬。

送單于裴都護赴西河

唐崔灑

征馬去翩翩，城秋月正圓。單于莫近塞，都護欲臨邊。漢驛通烟火，胡沙乏井泉。功成須獻捷，未必去經年。

送汾城王主簿

唐韋應物

少年初帶印，汾上又經過。芳草歸時徧，情人故郡多。禁鐘春雨細，宮樹野煙和。相望東橋別，微風起夕波。

巫山縣汾州唐使君十八弟晏別兼諸公攜酒樂相

送率題小詩留於屋壁

唐杜甫

卧病巴東久，今年強作歸。故人猶遠謫，茲日倍多違。接

宴身兼杖聽歌淚滿衣。諸公不相棄，擁別惜光輝。

過宋員外之問舊莊

唐杜甫

宋公舊池館，零落首陽阿。枉道祇從入，吟詩許更過。淹留問父老，寂寞向山阿。更識將軍樹，悲風日暮多。

謝汾州田大夫寄茸瓊葡萄

唐姚合一

筐封紫葡萄，筒卷白茸毛。卧暖身應健，含消齒免勞。衾衣疎不稱，梨栗鄙難高。曉起題詩報，寒澌滿筆毫。

留題汾上舊居

唐薛能

鄉園一別五年歸，廻首人間總禍機。尙勝鄰翁常寂寞，敢嫌裘馬未輕肥。塵顏不見應消落，庭樹曾栽已合圍。難說累牽還却去，可憐榆柳尙依依。

懷汾上舊居

唐薛能

素汾千載傍吾家，常境衡門對浣紗。好事喜逢投宿客，刈田因得自生瓜。山頭吹笛陰沈廟，陌上新蒸突兀車。投暗作珠何所用，被人專擬害靈蛇。

題賀魯將軍祠

唐田肇

身歿中都將，芳遺賀魯祠。靈泉生馬足，神宇構雲基。髮黠潛離屨，潺湲浚旋別。池鶯啼沉谷，靜華落茂林。滋巖草遊庭鹿，清風嘯月鴟。曾懷憂物志，常赴惠人期。佑享朝慙樂，精誠夙問龜。將軍於此地，灾福信無私。

子夏祠

宋趙瞻

山因先師成令名，人心仰止懸青冥。文侯北面欵山肩，石室至今猶南傾。直松萬株天籟聲，長材大棟資連甍。溪泉四出照骨清，潤物功溥民罔爭。朝兮新雲澤根莖，暮兮和風發勾萌。山川氣稟天地英，民何知爲夫子靈。魏最稱治由師經，晉俗自是多諸生。時尙辭華取未精，皓首學行徒修明。非無神降弼王庭，國朝嘗議平文衡。斯文未喪吾道亨，商之傳授今可行。

郭林宗故宅

宋趙瞻

悲哉漢末之人士，虛名譁衆世皆靡。姦邪憤怒相角觝，潰然天下黨錮起。黨禁根剔密如此，何歟網漏郭夫子。意在大儒照物理，逆鑿禍福以行己。才不蓋人行不詭，謙損涵納海之水。又豈高卧安閭里，鴻飛鳳舉不可企。前視亂國如覆軌，明哲大雅之所美。有道進退能猶是，故宅莫問但遺址。然誰謂謂李元禮，其徒器識不能爾。

鶴鳴古洞

宋趙瞻

山勢嵯峩接遠峰，九臯鶴唳徹長空。清音彷彿蒼松外，疎影依稀皓月中。石洞雲封仙去後，桑田世換水流同。登臨厭聽黃鸝語，弄巧綿蠻噪碧叢。

文湖漁唱

宋趙瞻

湖光瀲灩泛蓮荷，款乃漁郎慣此過。笛韻吹殘紅蓼岸，
櫓聲搖出錦鱗窩。狂歌明月閒愁少，放浪扁舟適興多。
蓴菜鱸魚供一醉，棹歌歸去卧煙蓑。

馬跑神泉

宋盧象

將軍稱賀魯，遺廟俯靈淵。燄噴蛟龍穴，波跳赤鯉泉。路
迴芹澗水，村近石林烟。野馬含暄氣，農夫出故蹊。土膏
興耒耜，尸祝傍山巔。閱世無銘石，茲遊匪暮天。頃來規
下宇，必葺慕先賢。悅使成能事，掄材出俸錢。仇香推幹
盡，班匠擇精專。黜堊何其麗，藥植本自然。松青離石道，
雲白介山田。適歎飛翬速，仍憂黃雀穿。梨花寒食後，桂
籍酒樽前。饑麝尋香栢，流鶯助晚絃。吳飲摧玉笋，趙舞
落金鈿。上巳無過酒，春衣試欲前。故園思鞶洛，襖飲客
汾川。寄語西河老，鄉心朝暮懸。

謁狄武襄祠

金玉麟

傑士西河秀，英雄挺偉姿。奮身甘衛國，彌節願匡時。妙
略風雲會，威名草木知。功高懾南服，計重破西陲。定亂
三不我，在一麾。勢傾銅柱遠，聲振玉巖奇。頗牧才
吳譽，竝馳朝廷分重寄。將相賴兼資，豹畧多全
榜屢捷師。雍容敦禮樂，談笑屈熊羆。袞錫酬車服，
勲勞著鼎彝。雲臺儼冠劍，麟閣繪形儀。錦里家仍在，蘭

陵塚不隳，風號墳上木。苔漬廟前碑，過客煩詩句。居人奉酒卮，汾陽遺美蹟。千古話芳規。

送二道者歸汾州

金許安人

介休山下兩閒人，來訪汾陽舊使君。明日却歸塵外去，一雙白鶴上青雲。

汾州北席里石氏節婦

元陳旌

北里高樓晝掩扉，水銅光冷上苔衣。寸心誓比南山石，汾水秋風鴈不歸。

馬跑泉禱雨

明祝顯

山川出雲雨，潤物固其功。茲泉發祥久，備載州乘中。維

時屬多故，積歲罹荒凶。憂傷軫當宁，遣使祀靈宮。祝辭致虔懇，香帛寓寅恭。嗟予本微陋，旬宣忝陪從。願言沛甘澤，一以蕪疲瘡。惟神荅靈貺，庶幾昭感通。

歸田

明鄭觀

嵩少歸來卧卜山，浩歌聊適白雲間。門當流水聲常在，鶴舞秋風意自閒。清興舉杯邀月醉，倦遊呼伴引筇還。蕪田賴有阿舒輩，世事寥寥總不關。

送客遊長春觀

明賈璇

長春觀裏最幽清，送客西歸適我情。獨賞孤松含晚翠，不看衆木占先榮。四圍山色濃還淡，一派河流縱復橫。

若說仙家都是幻，何如拍手鶴來鳴。

段干木祠 明王翰

殺妻吳起非良將，食子樂羊真鄙人。爭若先生無一事，西河能解虎狼秦。

汾州閱武 明魏允貞

親提虎旅控西河，聞道匈奴遮塞過。門外秋聲生鐵甲，臺前霜色上雕戈。材官一夜精神倍，野戍三秦殺氣多。安得普天烽火熄，盡將鏡吹變笙歌。

卜山書院 明慶成王慎鍾

洙泗傳經業，河汾退老居。山深惟石室，泉隱自林墟。樹

鳥鳴先哲階，蟲篆古書聖。門重高尚，千載仰芳譽。

過金鎖關 明朱鳳岩

世事已如此，勞勞愧此生。十年塵土夢，萬里故鄉情。曲路稀人跡，高天有鴈聲。羞看白髮變，忽爾壯心驚。

文湖漁唱 明鄭儀

萬頃銀濤裏，扁舟雜往還。煙消然竹籜，日上整綸竿。睡足蘆花月，歌殘雲水灣。得魚橫野渡，心與白鷗閒。

謝郡侯張公禱雨輒應 明孔天胤

使君閔雨愜靈心，一請垂天三日霖。笙鼓水龍喧社處，兒童竹馬躍城陰。青山閣眺晴光滿，翠野帷褰秀色深。

歲有何人不稱慶。老農先奉萬年吟。

送李西渠通府署汾畢事還潞 明孔天胤

五龍高郡出浮雲。一鶴清風借與汾。月在水壺同亮采。雨隨芝蓋下晴曛。舊疆還守車仍邁。新館留行袂竟分。東望迢迢盡烟樹。可勝嵐嶺復氤氲。

贈程一山叅戎始建牙汾郡 明孔天胤

北闕投符推轂後。西河分閫建牙初。宏修軍禮昭文幕。遠聞兵威到朔廬。戍靜關山和月唱。氓安隴晦帶經鋤。方知上將收全勝。頓令邊庭絕羽書。

贈張龍岫太守入覲榮旋 明孔天胤

春日朝迴守舊疆。萬家烟景襲餘光。桃紅細雨隨車下。蘭葉香風引綬長。再見王君馳蜀道。重逢寇老借河陽。依然美稷兒童輩。竹馬紛紛迓路旁。

仙槐觀訪王全真道士 明孔天胤

槍榆猶不至。容與道林翔。庭儼更生樹。人修不死方。詩瓢逢隱逸。茗椀酌清香。無限青霞意。偏令此地長。

贈杭太守抗疏還山 明孔天胤

使君明經致高位。五馬雙旌列侯貴。到官首夏同清和。忽感秋風遽思退。乞陳疊疊遂連章。印綬纍纍不可繫。當塗留勉惠元元。使君必欲果歸言。吏民擁門復遮道。

使君不肯停征軒，只耽江上尊鱸美。詎戀橫汾簫鼓喧，
橫汾簫鼓聲嗚咽。寒雲一片傷心絕，塞北江南此地分。
水遠山長夢難閱，搖搖玉馬曉離披。冉冉金烏夕明滅，
昔時名重孝廉船。殊勝青雲著早鞭，今日扁舟羨張翰。
孤棹何慚李郭仙，紅蓼灘頭罷吹笛。曠放太湖清渺然，
看君骨相冰壺裏。朱絲之繩直堪比，卜居偏鄰善卷洞。
辭榮獨慕延陵子，五岳尋真非浪遊。定得無生亦有死，
神鼎丹砂爛九霞。王陽黃芽滋萬藥，將追二老芥六合。
何怪棄官如敝屣。

伏暑登郡城北樓

明孔天胤

逃炎攜酒得同遊，共上高城一倚樓。窻閃樹光涵遠岸，
簷飛旗影像虛舟。利頭白日冠皆掛，揮手紅塵劍獨留。
向夕須收阮公嘯，露華瓊宇不勝秋。

暮春過子夏祠

明孔天胤

舊蹟陶山表，荒祠相里存。土花閑雨繡，石樹斷雲屯。聖
遠傳經術，時危輟道論。寥寥竟千載，誰與奠芳蓀。

卜亭行

憶昔先師道不行，七十二賢皆守經。大者散爲侯國師，
小者宰邑餘飄萍。當時魏文頗重道，其師卜商抱道西。
河老玉韞自然山，有暉至今山以下爲寶。此山峯嶺橫

地維綿亘百里深。蛇中有石室似天造。要令文儒隱
在茲。文儒化去二千載。空山只有白雲在。隱隱書帷挂
薜蘿。茫茫古道來。誰採王官張子振遺躅。結草爲亭傍
山曲。命名取義象先賢。思義顧名美可續。學禮攻詩早
貫穿。摛篇灑翰復殫研。奮飛有時適不遇。退藏猶得保
林泉。林泉一片好閑地。高卧不減羲皇世。聖門師弟且
遑遑。咄嗟我輩成何濟。綠壑丹巖無垢氛。碧樹珠泉風
雨聞。醉來大嘯叫猿鶴。靜後一心窺典墳。溫飽亦不缺
朝霞。可餐蘭可結鐘鼎。萬戶食銀黃。三組榮田首。可憐
要領絕。我觀張子毛骨奇。頭圓耳闊神仙姿。不礙曳裾
爲吏隱。大隱小隱誰能知。留侯辟穀從赤松。果老下山
騎雪龍。二翁風流遐哉邈矣。隔霄漢。子爲苗裔可能天
矯躡華宗。

送卞知事署汾事竣還省

明孔天胤

會逢嘉客本無期。顧步柴門却有時。求友高深黃鳥解
惠民幽隱白雲知。春風正擬頻揮塵。芳草那堪更唱驥。
臨水送歸君不見。隔烟楊柳亂成絲。

和一川太守仲秋雨中行祀馬跑泉祠

明孔天胤

聞道隨車雨。相將出谷雲。褰帷觀野俗。露冕見仁君。樹
引雙旌濕。香迎夾路焚。川原方望幸。時享復精勤。

遊長春觀登鶴鳴古洞聽鶴鳴

明孔天胤

仙人騎鶴去，洞口白雲封。何時遺清唳，猶聞在古松。山
藏燒藥灶，門掩上堂鐘。羽化嗟如此，空林一駐筇。

三月十一日宴北野山莊題于小洞

明孔天胤

何處岩居好，林邊小洞幽。荆扉長晝閉，柳堰伴春遊。坐
石依山足，分溪到水頭。飛紅寒食盡，積翠暖烟稠。友意
存黃鳥，閑心共白鷗。浮杯要淹客，泊帶夕陽流。

題高貞婦陳氏冊

明孔天胤

東方有賢淑，少小稱未亡。內牽慈母恩，上以奉姑嫜。茹
荼三十載，掩鏡滅鉛粧。一心抱貞孝，皎潔團冰霜。朔風
起當晝，白日含精光。孤鶴叫元夜，落木響空堂。是時悲
且勵，單情誰爲詳。昊天毓靈秀，賦之綱與常。丈夫翻改
步，奸諛代成行。視此純白姿，豈不慙蒼黃。衆草委秋色，
幽蘭揚其香。我貴在從一，柏舟胡感傷。德立而不朽，垂
聲以無疆。

吳孝子

明孔天胤

思親遠似望雲時，日日看雲不盡思。萬古蒼冥空抱恨，
百年風木有餘悲。夢臨霜草秋天老，腸斷墳廬白晝遲。
我亦思親親更永，感君和淚一題詩。

三月三日宴集王龍岡洪西別墅

明孔天胤

小築依岡半。長林帶浦斜。翠浮魚戲藻。紅亂鳥銜花。會以羣賢盛。辰因上巳嘉。引流還列坐。併此醉烟霞。

卜山書院

明慶成王朱知燦

卜山推翠勢。崢嶸世遠空。堂草自橫。湖底寒流鳴咽裏。令人疑是讀書聲。

謁狄武襄公祠

明范珠

宋祚方興虜未平。將軍百戰捍危城。流言難泯生前節。信史猶傳身後名。八尺穹碑蒼蘚合。一區故宅野雲橫。晚來風撼溪山樹。彷彿南征萬馬聲。

過黃櫨嶺

明楊璿

冉冉夕陽西。行行信馬蹄。亂雲山遠近。碎石路高低。黃鼠作人立。元猿迎客啼。自緣羈思切。觸景轉淒淒。

校士喜雨

明趙喬年

同雲瀾漫雨垂垂。正是三農閔望時。太守何能尸帝力。皇穹原自軫民危。煙籠棘院龍蛇舞。霧擁文林桃李滋。自此西河多樂事。微臣擬獻太平詩。

晚渡汾河

明范晟

長流滾滾鴨頭新。路隔東西據要津。紅蓼綴灘霞散錦。白蘋觸岸浪翻銀。夕陽林杪催行急。水鳥沙頭喚渡頻。閑聽棹歌聲。歛乃滄浪一曲濯塵纓。

汾陽縣志 卷十四

九日汾上登高

明周照

草樹蒼茫烟霧收，不堪多病強登樓。
長天雁寫雲中字，大壑龍吟笛裏秋。
萬里西風吹短鬢，一年佳節事清遊。
相歡未可言歸去，乘月還須泛釣舟。

汾州秋興八首

明曹徵庸

年華如逝水空流，木槿花繁絡緯愁。
客裏若爲憐皓月，天涯乍可占清秋。
山城高樹涼風過，孤館疎簾暮雨收。
不惜烏烏消鬢寂，却看燕燕已歸休。

涼宵橫笛好招尋，耐是塵勞苦見侵。
欲共孤雲藏谷口，時翻流水入琴心。
驚人夜月清砧候，回首春風白髮深。
聞道仙家長日月，莫須清淺一浮沉。

攜來長物是茶鐺，落木疎鐘對短檠。
叢桂清陰時在想，敗荷涼露亦關情。
平原肝膽千年是，神武衣裝一日更。
待訴相思無半字，床頭蟋蟀太分明。

見說中條好遁藏，秋風還憶綠尊鄉。
烟迷竹樹連天合，花蔭房櫳特地香。
睡寐未祛宵正永，逢迎已盡晝偏長。
心知一懶真成癖，更不逢人乞療方。

愁來白苧一停歌，老去青霜兩鬢過。
黯黯夕陽高鳥沒，蕭蕭秋柳暮蟬多。
冠軍出塞嗟何及，前箸籌邊定若何。
昨夜城南橫索馬，傳呼客騎度關河。

江南塞北信音稀，
煙蘿繞竹扉。照水雲霞新雁字，
垂陽翡翠舊漁磯。夜涼急雨驚歸夢，
蚤起殘星滿客衣。
白鷺滄洲吾志在，
綠何事寸心違。

一篙秋水五湖雲，
慣入高鴻野鶴羣。忽那風塵辭宛洛，
更逢搖落滯河汾。夷山怎像驅秦策，
泚水經過破趙軍。
誰謂書生無俠骨，
龍泉遠壁異香薰。

釣簾我自劇愁思，
疎雨涼風故故吹。閒看白雲飛去後，
坐聽黃葉下來時。俸錢西割哀鴻食，
饋餉東憂倚馬炊。
共笑賈生流涕早，
獨疑梅福挂冠遲。

題法興寺

明朱表樹

載酒東林上巳前，
春風消息杏花邊。日長塔院逢僧奕，
草暖堦除見鹿眠。流水漸融巖洞雪，
清霽未散石堂煙。
平生也解求心性，
一到禪關一了然。

亂後過天寧寺

明朱奇涵

禾黍離離烟滿川，
寥寥孤鴈夕陽邊。將軍馬繫禪林下，
借得僧牀一覺眠。

東谷菴

明朱奇涵

拍手鄰山喚得應，
秋山門戶冷如冰。烹茶不用村家火，
洞裏龕中有佛燈。

鶴鳴古洞

明崔士傑

山人騎鶴入遙空，祇聽餘音振谷中。遺跡千年成勝景，
浮生半世類飄蓬。黃花招客樽盈綠，碧洞棲雲木落紅。
忽憶家山深隱處，巢言有客許誰同。

巡西河見兩學宮在交遊驛軒有句書以示之

明文翔鳳

子佩青於一樹柳，侵紗紅是半天霞。桃花水裂文湖錦，
蘋末風還后土家。電影欲飛登座舌，帝鄉新到借書車。
吾將促發陽春箭，坐督烟香入露華。

閱士西河值久旱喜霖雨沾渥漫賦二律步壁間文

太青先生韻

明吳時亮

教衍河汾聖澤賒，人文蔚起赤城霞。薰風徧洽凌霄土，
甘澍攬敷望歲家。應識詞源能倒峽，敢云化雨卽隨車。
滄溟波湧神魚躍，會看文湖翻浪華。

長春觀

明鄭柏齡

烟霄開紫閣，雲日亂青林。怪石臨流淺，幽花入院深。紫
廻盤水曲，迢遞俯岩陰。爲愛山源好，春來幾度尋。

西園共賦羊耳山莊圖詩

明柏齡

誰繪幽栖處，烟霞傍酒尊。釣臺疑渭水，瓜地卽青門。月
轉明如晝，城高靜似村。詩成人已醉，忘却在西園。

住持天寧寺

明釋妙總

語言全不滯，高涉祖師蹤。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雪松。鏡

明金殿冷山苔月樓鐘有問西來意虎聲對遠峰

督家僮築場 明朱慎錫

露墜聞秋氣原田已漸黃夕陽西嶺下暝色遠邛涼爾
輩宜乘月將鋤好築場蟲吟聲在草切莫誤相傷

與胡處士庭訪北齊碑 顧炎武

春霾亂青山卉木苞未吐繞郭號荒雞中田散野鼠策
杖向郊坰幽人在巖戶未達隱者心聊進蒼生語一自
永嘉來神州久無主十姓迭興亡高光竟何許棲棲世
事迫草草朋儕聚相與讀殘碑含愁弔今古

子德自燕中西歸省我于汾州天寧寺 顧炎武

一載燕臺別頻承注問書天空烏鳥去秋到鴈行初共
識斑衣重偏憐阜帽疎輕身騎款段一徑訪樵漁

冬至寓汾州之陽城里中尉敏浮家祭畢而飲有作 顧炎武

歲時常祭祀朝夕自饗殮尙是先人祚誰非故國恩枯
畦殘宿雪凍樹出初墩莫醜求何所鄰家借小園
流離踰二紀愴怳歷三都墮甌煤還拾承槽酒旋沽荒
庭依老樹空谷遺生芻白髮偕宗叟相看道不孤

王孫猶自給一項豆其田今日還相飯千秋共爾憐青
門餘地窄白社舊交稀傳與兒曹記無忘漢臘年

臺駝廟

朱彝尊

鳳鳥書官後，鴻荒障澤年。神功開白壤，帝系出金天。分野捫參次，山川奠禹先。按圖移岸谷，紀遠昧星躔。亂水汾洮別，諸姬沈妣聯。唐風誰始祀，魯史至今傳。簫鼓橫流散，風沙急溜穿。勢曾吞北漢，潤亦被西邊。壁馬黃河竝，雲旗玉井旋。軒裳存想像，憑弔一茫然。

嘲松

胡庭

汾俗正月斬松枝，植門前或編花朵。其上夜炷香苞中。

誰向石橋畔，移來金谷園。陰濃連上苑，跨據近通津。散子叨佳饌，分枝占艷春。遨遊游冶客，鑿費老山人。解與歸僧接，曾爲社鼠鄰。卑聯梅竹友，貴狹虎狼秦。巢頂鴟梟滿，乘涼犬彘頻。晦冥藏魍魎，交互長荆榛。夜黑啼風雨，秋空詫鬼神。籠雲深蔽日，攀葛遠聯姻。竅竅號天鎖，時時墮暗塵。高低香饋送，南北鳥逢迎。直作千年計，長存百尺身。會無滄海固，太認棟梁真。粉蠹俄爭蝕，條枚不重新。焦枯拳蜎縮，垢膩宿龍困。望影堪加聖，批根欲錯薪。甘棠猶剪伐，切莫怨洪鈞。

向陽道中

胡庭

曲折向陽道，遙瞻路渺茫。形從驢背子，泉逐佩聲長。鳥

道繁花馥。人烟古樹蒼。嗒然回首處。落日半山黃。

悼子堅二首

傅山

王子狂而疎。行真不掩言。於其所真時。磴磴亦未然。詩篇多新警。殊不憂憂詮。短小過遶衢。厖大奴才駢。醉眼

也西河。黃弗連青天。

一命可不愛。如獨遺厥母。太真猛渡河。終天恨終古。豈無膝下兒。病寒而汗迂。際遇各有時。性情殊樂苦。

傳青主至汾詩以贈之

無名氏

雲客不慣城市步。要入千峰萬峰住。嘯聲散作滿林風。鶴語時墮青天路。乘興偶來汾上側。絮壺懷刺人爭識。

一見開襟勝所聞。樽前頰長青松色。星冠鶴筆何歲始。云經亂離才爾爾。書著一部晉春秋。詩紀三年新甲子。滿腔肝膽不盡吐。霜夕哦成月卓午。兒問題詩贈阿誰。太原高士傳青主。

甲申賊入汾城。王爾掄先生舍身救眾。汾人德之。收

淚命篇

無名氏

二月二日賊西來。妖風刮地起黃埃。衢路縱橫填甲馬。王孫帝胄颺成灰。家家骨肉不相保。衣冠半羅桁楊灾。呼天搶地正怕死。忽遇三原王夫子。解縛周旋禮數隆。期期不奉賊驅使。冀南一路罷誅求。逆弁頻催但掉頭。

不見太原兩虓虎。一日屠中一千五。我公預泄毒機關。
汾宗一一逃深山。偽主大怒將公逮。八屬生靈齊下淚。
嚴刑幾斃華州城。三木三時對獄吏。公前應是金粟身。
再來救衆傷不嗔。愧哉吾儕報未伸。白龜黃雀將笑人。
弔汾令劉必達 無名氏

吁嗟噫嘻劉公豪。吾不知其誰為擬。浩氣橫飛拍天起。
一生聲價振關西。半世功名付汾水。憶賊破晉雷電馳。
求死不得首低垂。銀鑰直係太原道。蠟書猶報長安知。
事泄怒公公不悔。我自盡忠任爾為。柳街草染萋紅血。
槐市人攀王蠋枝。君不見鰲足斫折傾天闕。日月下墮

蛟龍窟。長夜漫漫燐火紅。山精水怪爭出沒。小儒膽裂
心且焚。往來奔命迷妖氛。虎目誤傳雙聖火。燐氣咸成
五色雲。豈知玉界真人下。重懸烏兔光中夏。忠魂義魄
盡宣揚。無骨之蟲罪安赦。吁嗟噫嘻公真豪。英風激射
鼓洪濤。地下周旋輔故主。千秋憑弔傾吾曹。峴碑屹屹
棠枝高。

大水嘆 無名氏

數逢陽九晉汾川。東望洋洋百里連。夏杪靈蛇頻踴躍。
秋深石燕尚聯翩。懸流噴砌家成沼。駭浪盈科井出蜎。
梅別送迎猶可度。漏通大小實難延。郊坰何自分原隰。

灤野無從辨陌阡，遠岸樹底隨沒葉。遙空濤拍驟浮烟，
麥場漂汎無存粒。禾畝衝批乏剩稻，廬舍盡爲蛟蟒窟。
農疇半作鼈魚顏，漁人舊捕多迷渡。飛鳥前洲也失還，
女哭兒啼空有淚。夫耕婦儘竟無田，鵝鳧族聚難名指。
鷺鶴朋遊羣翩翾，菰白蓼紅難過剪。蒲肥芷瘦誰趨蹇，
歷陽湖化猶堪弔。汾壤渠成倍可憐，河伯不仁開澤國。
陽侯肆虐起樓船，泛宅移家化離嘆。繪圖入告懷前賢，
自是忠魂何處覓。淒風涼月聽啼鵑。

弔賈客

無名氏

身投魔罟晝爲冥，奮搏無端飽孟青。詐入忽提三尺水，
怒號橫剖一腔腥。干霄勁節金難鑄，振古英風石可銘。
莫道編民無意氣，東城精爽至今靈。

鶴鳴古洞

無名氏

洞中仙子住何年，跨鶴飛飛不復還。素影已隨雲影去，
唳聲猶借谷聲傳。緱山遙待通消息，瀚海新歸報變遷。
憑弔幾人能羽化，高吟喚起萬峯煙。

雨漬仙碑

無名氏

頽石猶知點法臺西河瑞碣不須猜潮蒸螭礎偏難雨
氣汗龜趺已發雷幾度摩挲瞻碧落多年封剝問蒼苔
追尋靈跡都無據疑是天妃海上來

彪嶺樵歌

無名氏

家住青山山性宜腰鎌朝出任渠之行携物外無心俱
響落雲中得意時似和牧童牛背笛恍吟仙子石頭棋
逍遙只在千峯裏今古宣傳知是誰

校士西河時方憂早忽降甘霖喜賦二律和文太青

先生石刻原韻

李觀光

半載馳驅道里賒甫來石室想煙霞時當蒲木紛千晦

雨足田疇樂萬家自信此心爭似水漫言甘澍好隨車
論文且喜消炎熱擬向郊原攬物華

芹藻方思樂泮宮更看化雨吐長虹懸知潤物資蒼昊
何事尋仙問紺瞳載酒鸞啼聞睨睨插秧人滿滴空濛
逢年况有蠲租詔鼓腹羣黎頌

聖功

汾河懷古

劉允升

頽波蕩蕩草芊芊巡幸曾聞元鼎年哀樂情多非少壯
帝王願極又神仙中流簫鼓樓船震夾岸旌旗日月懸
留得秋風詞一首斷碑苔蝕卧蒼煙

贈隆庵山人

鄭琦

遠公棲碧社。滿座雨花翻。松老禪心寂。曇清覺性圓。傳
經翻貝葉。洗鉢著青蓮。遙對彪山月。談空忘夜眠。

龍橋廢寺玉泉不息

郭子玉

策杖龍橋寺。山空不見僧。路迷經石亂。鐘斷白雲層。鳥
篆留殘碣。螢光代佛燈。慈源常普潤。冽冽玉泉澄。

壬辰七月三日趙孝廉滋大避暑別業招飲卽席和

西河郡守姚公韻

翁志河

懶向金門鳴玉珂。郊原別業靄烟蘿。松筠僻境忘炎暑。
山水清音勝雅歌。已建詩壇分險韻。更開射圃築平坡。
茂林修竹羣賢集。風景依稀似永和。

署中雪

孫葵

公庭稀吏跡。官況益蕭然。素性真如我。冰心似問天。送
迎閑此口。詩酒樂何年。遙想歸事好。燈花落鏡前。

吳子孟昱之任粵西過西河署偶贈

孫葵

知君行更疾。猶爲故人留。短燭三更話。長途萬里愁。榮
枯常異地。聚散老同遊。不記何年別。相看並白頭。

弔八將軍

顧凌霄

將軍玉牒出天潢。不許貲財齎盜糧。舌在豈能摧魯國。
膝強誰敢屈睢陽。早知國破家何惜。轉恨宗殘命合亡。
折頸裂冠悲獨慘。幽魂自可報高皇。

弔馮生 顧凌霄

儒林義勇寔堪推，守策津津數出奇。壯志未酬身土壤，忠魂有淚哭城隍。雖無鴻績垂青史，自可蜚聲勒口碑。宿草一抔長寂寞，令人空憶舊容儀。

弔八將軍 劉文德

敢笑金符肘後懸，大家義武勝戎旃。虎鬚盜跖騎鴟吻，龍種王孫泣杜鵑。絲粟空筥膝有鐵，風雷交日刃無權。長為秦楚舒悲嘯，貫日虹飛憤始宣。

弔楊生 劉文德

浩然士氣凜難移，耻作圜人逐亂離。慷慨特歸賢序死，衣冠還付井泉知。忠魂兩夜重圍夢，信史千秋一乞兒。得已從容猶不免，鯁生亮節最關時。

汾陽官署秋夜 周于蘊

獨旅西河口，高秋晚眺時。涼風入幕早，孤月到窻遲。籟
胡琴餘韻，撥忘鶴欲隨。東山何處是，南雁去參差。

讀黃太僕公傳 沈鴻瑛

寇逼汾陽奈若何，援師底事尚蹉跎。堅持大節威難奪，困守孤臣死足多。血舌存時猶罵賊，忠魂厲處復橫戈。餘氛轉瞬隨烟滅，留得公名遠不磨。

汾陽暑中正月二日大雪作禁體物字 邢秉誠

殘臘策馬雪乍消。河汾春轉冰漸漂。元旦薄暮巽二作
官衙曉霰輕鴻毛。日昃漸猛粗似餅。紙窻亂撲雄于敲。
斜點四壁聲淅淅。舞半空態飄飄。有竇卽穿入瓦縫。
無風亦旋堆塘坳。遇園卽規方卽矩。臨深迷阱淺迷濠。
捲簾驚眩渾無地。行路駭突方知橋。憑高但覺乾坤縞。
眺遠不辨草木凋。着松老衲禿短髮。壓竹君子折長腰。
矮屋參差萬蠹平。古堞周環百雉高。且莫登山屐埋齒。
便欲尋梅驢沒尻。憶昨無霰致早暎。快今有雪鋪麥苗。
捏作狡狴羣兒戲。滅却蝗螟老農謠。休共袁安圖僵卧。
且賦梁園誇雄豪。掃來烹茗煎蟹眼。載出佳釀羅羊膏。

主人愛客旣欵曲。況喜瑞葉紛乘臆。命題白戰禁寸鐵。
毛穎馳驟軍聲鏖。爛醉不知陽鳥出。踏雪北頂捫雲霄。

金鎖關

邢秉誠

地險雄金鎖。天工勝玉關。兩岸巖勢敵。一逕騎行艱。荆
棘攢千疊。嗟峨抱萬山。昇平嚴戒少。障塞亦常閒。

孫孝子詩

錢陳羣

汾州屬縣有汾陽。嗟哉孝子孫懋昌。六歲失恃何狼當。
父滯天津如秋蓬。旋死於客遺路旁。誰其瘞之鄉人張。
懋昌稍長痛父亡。日夜啼哭走且僵。走尋父骸跣而望。
枯骨遍地春草長。仰不見天如瞽盲。又歸叩其鄉人張。

云有津民古萬蒼爾往詢之庶得詳千里徒步跣踏霜
一步一跌一稽顙萬蒼曰何容易談城西官地古北部
汝父昔瘞破廟東瘞時淺土覆滿筐今也水流何浪浪
瘞時近棺容車箱今也累累如瓜瓢我今行年六十強
但見新墳孤鬼房不見舊骨還其鄉想昌一哭欲斷腸
始識其處不易方時當王政舉瘞藏官於此者肅公
令近前數棺小者瘞最後一棺骸骨完齧骨取血血交
橫以血沁骨人不傍口今見父吾得生朝辭津水歸太
行嗚呼皇天感其誠鬼神布護晝晦暝作詩紀事化下
氓書之錦幅表其名

金鎖關

周超

一雙峭壁插天起崢嶸勁敵相對峙采采巉石色穿雲
勢欲壓覆行人悸萬株矮樹棘成叢互嵌迸裂根玲瓏
犬牙鹿角爭萬狀罅漏一綫窺青空吾送王師亦策
蹇過此馬首勒莫轉層岡疊嶂抱咽喉百轍千途總不
外三晉雄圖左太行黃櫨右度通秦疆迴環前劣不勝
數飛泉屈曲奔向陽南接狐岐北彪嶺汾右兩分內外
屏世平則玩久則弛自昔設防最嚴整漢晉歷代巡邏
制專屯要害許奸宄控弦帶甲六十名斥堠延袤三十
里嗟今山勢空崔巍王公設險安在哉原非五丁巨斧

勞障塞無煩管鑰開。王道本貴蕩平路。唐虞豈恃出經
阻。謀國苟非兵食足。總有天險亦不固。君不見秦地崇
關一百二。沛公先入誰能禦。又不見萬仞劍閣蜀門戶。
奉璽降王問何故。但聞嘉隆兵氛來。偏頭直抵汾城隈。
假能阻隘預守備。何至四野烽烟摧。吁嗟乎薄祿總膺
民社職。保障申嚴豈無識。夕照停鞭空嘆息。

文湖懷古

周起

辛丑歲春夏奇旱發帑開倉賑濟及秋霖雨東鄉
村莊被淹蒿目時艱慨然有作

秋霖淹沒郊之東。蒼蒼中澤鳴哀鴻。蹇騎村行十里許。
百頃一碧騰空濛。咄哉汾本高涼地。此何跨下偏傷農。
乃憶邑乘知所自。文湖巨浸原含洪。隱泉文谷咸會納。
隋地傍作汾陽宮。當年避暑築臺榭。憑虛水閣凌蒼穹。
四望翠螺旣環拱。瀕城睥睨斜陽紅。漁舟欵乃棹歌發。
傾耳蕩滌人心胸。近湖村落資灌溉。明守禁鑿汾波通。
愚民但窺一時利。私決無復當時制。桑田喜從滄海變。
詎知旱潦年難豐。反資丈勘報實數。澤潞遼沁藉以充。
醫瘡剜肉幾時已。蒿目何怪黎民窮。非直膏腴失水利。
低窪十室亦九空。計畫莫若棄地半。疏淪蓄洩得其中。
仍會故流使不竭。秋禾春麥收全功。豈獨勝景恣游賞。

婦子熙皞歌華封止易觀成難慮始徘徊藪澤追遺蹤
馬頭捲浪悲秋風

禹導河 周超

巨邑橫安流千古明德頌發源西北隅噴吼紛錯綜靈
脉彪之麓濺珠吐鱗縫咄哉崇伯子相度下流雍石卵
汨泥沙僂樹殊厥用淤滯迅駛駸不待驂騑縱至今千
萬年瀾漫得所統西南禹門流隱泉北來共匯此竟達
汾大國朝鄭宋引灌數十頃婦子獲殮饗奚必泛蘭橈
鳧鷖魚作俸米碓遏上流園林各自封三分引入城舊
剝豈聚訟水利古今同鄉國合並重余曾一溯澗沿溪

減騶從形勢臚心胸分波貴決壅二八兩月閒更不礙
耕種塵市煙火稠均得汲以供敢憚挹注勞誰肯採菲
葑前人不是我欺朝夕豐碑誦將毋築舍謀觀瀾徒惶恐

禁火臺 周超

汾陽地與介山連築得層臺祀昔賢綠柳至今傳禁火
白鷓何事早思烟 晉文焚林求推有白鷓繞烟而自憐
噪火不能焚晉人爲築思烟臺
食熟三千里又見花開五百天甲古恐多愁緒觸憑高
不忍問絲田

賀魯將軍祠禱雨 周超

去秋及今夏亢暘燔草木夏時心如焚遍向諸神告人

言賀魯祠乃在彪山麓歷代英爽昭竭誠凜齋宿減從
走嶮嶇泉聲響幽谷此泉馬所跑勢若龍蛇曲山中異
村莊萬樹森以綠神祠立泉源峰巒匝南北廟貌果巍
峩班象整且肅侯自元魏來封典著簡牘潤濟豐碑傳
恩波一方沐酒醴肆筵設阨巫矢恭祝泥首頓階墀願
救此邦族禾黍雖若枯尚可望收穫是時若不雨白骨
自難肉山川速出雲甘霖必需足槁苗勃然興流離免
馳逐婦子復聚首老羸得鼓腹便當秋賽早牲牢報神
穀神苟不我聽莫挽天心酷非徒邑宰嗟恐亦非神福
虔禱畢致詞靈籙已四簇徹奠始歸途衣裳沾霖霖未
幾大沛然異哉神靈速

黃太僕祠

周超

太僕新祠列肆旁當年効力守汾疆虎狼勢劇伴安史
雀鼠羣空泣許張稚子覓尸無馬革英君錫典有龍
章卜山文水蒸嘗永瞻仰巍峩一瓣香

弔馮生

周超

流寇環城殺氣遒書生畫策係汾州但聞甲士登陴哭
誰聽將軍聚米謀無社惜從茅經引陳東恥向寶刀休
至今俠烈難埋沒荒塚雲封夜夜愁

弔楊生

周超

辱身牧馬命難承始識儒冠不可凌滅頂甘歸文廟井
捫心何減玉壺冰九泉獨赴形誰述兩夜空閨夢有憑
料得英魂依泗水結纓先哲合添朋

弔賈客

周超

亂離莫賤販夫名拔刃捐軀志獨貞大吼轟天人盡廢
九迴委地賊猶驚身羞蜚影三招辱命等鴻毛一擲輕
應笑計然推善算遙垂七策止謀生

弔朱令

周超

關中鼙鼓勢縱橫殘破荒城邑宰驚勁卒三邊猶失守
孤臣八口盡捐生冰清泉路形先現瓦解山河力尙爭

隆準無慚漢祖裔魂歸故里恨難平

弔武姬

周超

黃巾白馬勢縱橫如主捐軀并共清絕勝湘君揮淚死
羞從羊后腫顏生重泉有志尋龍種荒塚無人奠兕觥
薄宦忝持風教職奚容康定不蒙旌

安康安定兩夫人
俱死宋艱

弔劉氏

周超

枕尸慟哭恨無天簇擁難摧烈性堅豈忍纖腰馱馬背
自甘延頸飲龍泉綠林敢使朱顏汗芳草猶教碧血澣
寄語史臣彤管載清風嶺上舊痕傳

汾州有懷段干木

黃立世

魏國有高士高卧過秦師文侯走相見踰垣惟恐遲清
節不可屈浮雲不可移一見大難事乃欲奔走之朝上
山之巔暮臨水之湄羅者尚數澤冥冥鴻已飛

汾水行宮詞

黃立世

月榭風軒傍水開年年歌舞果如雷君王花下頻中酒
莫遣蒸雲送黑來

復道離宮接舊京青波碧柳畫船輕何人教作揚州夢
廿四橋邊看月明

辛卯秋初閏稼志喜

李文起

拙吏憂民食夙夜心忉忉汾患多旱乾灌溉費桔槔今
歲甘霖降六月更如膏老農知乘時耕耘各自勞黍稷
新吐穗嘉禾亦已高疆場雜瓜瓞所在無蓬蒿依依我
士女庶可免嗷嗷凡民有恒性寧敢外甄陶所恐生理
絕妻兒相啼號忍心喪其天桁楊安所逃念茲三太息
豐稔慶厥遭

卜山

李文起

西衍尼山脈巖巖仰下山統開文學祖科並閔顏班三
晉傳模範西河有杏壇蒼松盤石室萬仞欲躋攀

黃崖道上口號

李文起

白彪朝陡雪霏霏層上黃崖接翠微風急馬寒嘶鳥道

夕陽影亂野雞飛

卜山書院觀元孫鳳儀先生詩碑

田周

地老天荒失此人，斷碑拂拭恨還新。已無大力扶孱主，剩有危詞哭老親。慷慨八哀真激楚，飄零一劍不歸秦。數椽書舍蒼雲外，翹首西山感嘆頻。

偕陳栢湖詣天寧寺訪明顧亭林先生遺蹟

田周

古木寒烟佛寺東，當年誰識鹿皮翁。魚能讀月紅牆隔，鳥會談天碧殿空。初地最宜階舊雨，老槐猶及見高風。我來塔畔頻搔首，欲把滄桑問大雄。

題峪中匯清園

呂誥

山水兩相宜，亭軒景物奇。烟濃松影合，林密月痕篩。危石侵花徑，幽泉趲竹籬。緬懷誰氏業，莫是朝川遺。

過鶴鳴古洞

呂文樞

跨鶴仙人去，遺踪寄碧岑。得音方信近，探洞不知深。丹頂雲隨杳，黃冠壑共沉。空流餘響在，千載費追尋。

弔雷烈婦齊氏

呂文樞

天地有正氣，秉作匹婦烈。豈爲身後名，濺賊有碧血。亂擊罵益厲，心若九錡鐵。甘死鉅石下，清白不可巉。詔旌大節存，一坏猶凜冽。

讀黃太僕公殉難篇

呂肯堂

我聞星嶽鍾間氣，生人秉之得英銳。殺身成仁自古難，忠肝義胆照天地。君不見張文昌守睢陽，血戰四百誰能當。及不見顏魯國罵賊舌，凌凌氣奪李希烈。我今披讀黃公傳，凜凜如見顏。張面公馳五馬遼海來，汾州方賴仁風扇。大同姜瓖本新降，心屢反側舉兵變。賊黨突至圍汾城，黃公氣憤經百戰。內無血飽兵，外無螻蟻援。羣醜勢方張，驀駭東門陷。張拳巷戰晝昏霾，孤臣力竭身遭絀。痛罵殉城義素裕，血灑英風死不仆。卹贈太僕饒榮施，勅立特祠金碧堊。四篇家訓世德昭，文孫開府泮河駐。天報丹忠不爽真，爭光日月廟貌新。顏張鼎足垂千春。

謁狄武襄祠

田震

崑崙關前雲糝糊，孫沔余靖何爲乎。一朝賊盡燒厥郭，耕者自耕鋤者鋤。廓清嶺徼歸皇都，此功是誰之功歟。我來訪古城北隅，武襄廟裏焚生芻。仰瞻堂堂七尺軀，英姿颯爽雄眉鬚。陰廊畫壁剝蝕餘，猶似當年親援枹。千里鎧甲萬僕隸，逕逼賊砦賊不虞。歸仁舖外羣叫呼，爭羨威名絕代無。或言神勇天賦殊，前生本是黔彭徒。或言折節能讀書，每以經術爲兵符。紛紛臆說空揣摩，是時但不聞廟謨。

文湖漁唱

賈健

文谷經汾匯似湖漁歌傳咏蹟模糊流波千頃舟明滅
款乃一聲人有無滄海昔曾變黍稷桑田今又走魚鳧
清音水面留風韻想像蘆花蕩裏呼

代西河長命女歌

周天益

儂本漢歌女採風入樂府誰料千秋後巍然食茲土特
因長命字謂儂本仙侶恐斯言不信寔之以漢武更嗤
好事者片碣藏陋語一旦擬以出闕然驚聾瞽且聞聖
仙號錫自何帝主史册所不書徽典憑竊取倘遇釐正
人儂將何地處聰明正直一念此汗如雨而乃大標榜

求儂過阿姆莊嚴其廟貌輝煌其闢戶尊儂以正位俠

儂以四輔昭濟自有屬紛若競樽俎

邑志不知昭濟所出此語詞亦如封

也號儂僮猗那迎優令婆婆舞周市與曲街喧闐儼如堵

晨則薦牲幣夕猶考鐘鼓姬豎樂趨蹌騎怪偏儼儂熱

腸急供事冷眼自閒顧漸趨漸紛拏警以回祿怒不肯

測天心轉為廓基宇臧辰縱逆祀宣聖嚴鉞斧哀哉俗

情愚儂亦何屑數但念生育事此理自明楚厥初自天

地是為大父母或其積累深發祥自乃祖栽者必繁昌

傾者隨顛腐往古及來今鬼神鑒如炬何人恣妍阿求

取能越矩矧儂一女身焉能保爾後可惜鼎俎餘陰以

汾陽縣志 卷十四
啖狐鼠可惜釵細費竭以填谿谷寄意夸毗子何如勤
秩祐爾雖潔肥膈爾雖載清醑豈不聞神不歆非類胡
爲營營徒自苦

馬跑泉

魏國卿

清源初見紅涓涓只是尋常石底泉流出短牆才一尺
便驚雪浪撼山前

神泉傳有馬跑痕騎馬空山覓舊源收盡江南好風景
一鞭紅雨十三村

烟籠賢閣

魏國卿

三賢寓里古傳聞師友文侯閣上分百世清風猶澹蕩
一簾佳氣正氤氳笑他畫棟迷南浦絕勝晴川漾白雲
鼎峙於今馨配享烟籠舊跡話橫汾

彪嶺樵歌

魏國卿

萬尋彪嶺鬱嵯峨中有神仙謫大羅幾見岡前吹牧笛
却聞巖際發樵歌茯苓老處應蹲虎棋局終時已爛柯
市上往來人不識負薪沽酒醉西河

經上頂山

魏國卿

巉巖突兀撐青空羊腸一徑綿長虹綠崖逼仄夾兩脅
陡從山脊穿雲中往來過客迷今古力整何年五丁斧
屏障汾川鎖鑰雄海宇東南此門戶登臨忽見頂摩松

虬枝偃蓋蟠橫峯，遍體龍鱗老歲月。大夫未肯邀秦封，時排雷雨驚濤起。瑣碎羣山皆拱峙，松摩山頂頂摩空。肇錫嘉名良有以，我來欲問蒼然叟。呼吸能通帝座否，恨無謝句足驚人。落日驅車重搔首。

狄武襄公祠

魏國正

崑崙封一丸，天險不可渡。王師久環攻，蝨蠻終負固。天使親把鉞，方畧定指顧。元夜大張樂，讌飲天未曙。巖關忽崩坼，虎穴熊羆據。龍衣委逝波，震霆掃瘴霧。李愬淮西城，鄧艾陰平路。公本大將材，韓范知之素。折節受春秋，恂恂儒者度。面涅勸軍伍，華胄絕依附。二事人所難，殆由讀書故。古祠崇報功，檜柏風雲護。負鼓逢盲翁，猶說銅面具。

送徐明府同年量移寧武八絕

魏國正

桂籍遙聯楚晉通，曾攀清話旅燈紅。甲戌春昭公十年於鹿泉耶舍別後無消息，忽報神君卽我公。

下車三日政聲馳，白叟黃童手額時。獄市不驚農在野，士林又頌闕宮詩。謂平反庶獄，裁行戶勸農及修文廟碑坊諸事。

何人關節到閻羅，大猾倉皇失揣摩。不見秦臺懸鏡處，

鐵鞭偏着鬼鬻多。邑中胥役頗橫，公痛懲之，乃戢。

負螟久假事朦朧，一滴紅泉水乳融。個是我兒兒類我，

青天霧散日當中

邑有二婦人爭子久不決公令刺血驗之立判上二事尤民間所樂道者

及故

目刮金篋鑿最真珠林一顧得奇珍試看月殿攀枝客

早是珊瑚網裏人

觀風收李劉雨生是秋皆捷

琴堂風靜晝無譁對客清談興亦賒折簡有時來草屋

爲言文舉故通家

余閉關久公以譜誼招時亦往焉

文洵芳草露初零有脚陽春去不停十萬人家齊墮淚

笛聲吹折柳條青

北風料峭嶺雲屯琴鶴蕭然出鴈門賸得哀矜心一片

從看塞上轉春溫

徐荆山邑侯由寧武歸里過余留飲賦詩送之

魏國正

有母拋雛去一年空從雲外望青天

公前滹沱時有青天之號投簪

過我重攜手戴笠逢君許拍肩掛陣喧闐更漏外楸枰

歷落燭花前來朝又是匆匆別酒冷香消意黯然

狄武襄公祠

程學孔

宋時武功誰足數將軍磊落起行伍百戰元昊掃妖氛

畧地攻城闕虓虎韓范二公奇其才左氏春秋授干櫓

將軍折節肯讀書異畧奇謀動人主丹青圖像霽天顏

樞密宣麻冊天府儂高流壽廣東西天兵南討敢余侮

朝廷命將重出師臣青爲國奮厥武夜半飛奪崑崙關

賊將見面面如土始信布地百錢紅振旅闐闐奏凱鼓
勲名自足照簡青識量更能高萬古頰邊涅字不肯除
梁公像在非吾祖凌烟閣上多功臣有如公者今吉甫
主人俎豆春復秋桂酒椒漿薦歌舞

戊子夏五由臨邑回汾郡望中見小廟甚整咨輿隸
得其概因記之 徐浩

古洞青山曲相傳有女仙歸來自文水未記是何年十
八邨相奉三千界不遷隔溪瞻畫角疑在白雲邊姓氏
無人識麻田邨翠鈿 相傳由麻田迹郎君已逝矣仙子亦飄
然聲入先民耳 洞中昔有人聲今無聞矣風銷卧虎阡 此地多虎行行問

舊蹟輿隸口成編

題匯清園 徐浩

園亭誰是主憑弔亦徒然修竹依前綠長松獨自堅暮
雲沉白水朝露拓輕烟化鶴歸來後曾舜不記年

宋神宗賜文潞公詩石刻 曹學閔

元豐失道升羣佞王蔡紛紛執朝柄偉然碩果推潞公
灌灌老夫留正性河陽出判移魏都身在外臺如棄屏
偶然入贊饗禮成優進公階行賜慶連章乞退仍慰留
改守洛郊被新命瓊林錫宴寵其行祖道簪裾互輝映
宮中寶器出侑觴更有宸章發高詠君臣唱和一時榮

髮髯廣揚際全盛流傳貞石幾摩挲零落遺聞光志乘
當時中外多名臣曲說何爲惑主聽如公聞望冠三朝
曷不疇咨投國政賜詩雖美何足言裕陵遺恨滄邪正
狄武襄公祠 曹學閔
百戰曾將宋祚恢穹碑紀績尙崔嵬致身有具從行伍
黥面無妨出將材談笑從容韜畧合儀形颯爽畫圖開
蕭蕭風栢門堂路猶似崑崙甲騎來
故鄉祠貌儼來歆青史威名世共欽帳下孫張才孰並
朝端韓魏契偏深大勛屢向巖疆建浮議休愁末路侵
一種深沉傳智畧要從慎密識公心

鶴鳴古洞

曹學閔

王喬去緱山令威辭華表仙踪一以遇鳴鶴音亦杳何
年有黃冠此間結菲草羽化托靈禽騎之赴瑤島道人
不復還鶴響猶繚繞古洞清且幽遊人恣尋討偶然一
鼓掌嘹唳出深窈山空谷應聲疑和在陰好我愛巖壑
殊攜筇展遐眺琳宮掩靄間雲氣散晴曉冷然風一來
瀟灑滌塵抱長嘯學蘇門招鶴下林杪

臺駘廟

曹學閔

昔聞金天子嘗爲元冥師厥嗣曰臺駘世業克繼之帝
用嘉乃績封之汾水湄沈妣及蓐黃守祀沿宗支滄桑

數變更滅沒不可知。傳書晉侯疾。茲神實崇爲。當時鄭
國僑博物無所遺。數語聳君聽。血食爰在茲。立廟始唐
代。榱桷隆其儀。水官旣受職。肝蠶存有司。功澤在斯民。
有禱必應時。村巫走報賽。或降雲中旗。願神惠茲土。賜
雨無愆期。視彼汾流長。利賴同留貽。

石盤山

曹學閔

花村西去路。林岫望中明。積翠千巖落。孤雲一徑平。壘
薨留絕頂。雉堞隱遙城。拄策蒼茫處。松風走壑鳴。

文湖漁唱

馬錦襄

不辨天光與水光。滄浪歌處問滄桑。漁家風月迷幽火。
鱗族烟波是故鄉。欸乃一聲雲拂影。隱然半櫂笛生涼。
卽今望去猶疑練。可有綠竿掛夕陽。

謁卜子祠

程學曾

教澤西河訪古賢。儒先此地有真傳。下山遠接尼山脉。
汾水遙通泗水淵。鳥語書聲縈嶺上。風鳴琴韻過林邊。
至今石室誰爲主。藤繞苔封不計年。

過向陽峽

辛顯祖

五丁鑿破混沌窟。劈分兩壁陡且隋。中有羊腸一徑通。
絕頂瑩瑩燭籠照。崗巒凸凹失前路。霜皮黛色列古樹。
山雀輕翻雉雞飛。野狐突跳蹲狡兔。懸崖欲墜迎眸來。

瀑布飛噴白雲開陰風颯颯疑虎伏曲磴盤迂斜陽摧
欬段崎嶇三十里望中隱隱近村市行人莫唱行路難
迢遞西來山邈迤

遊天寧寺 諸世器

路轉城東絕點塵華巖法界自嶙峋披煙來訪天寧寺
我是崑山第二人 吾鄉顧亭林先生曾寓此

西出秦關北入燕行蹤到此更茫然旃檀林下焚香祝
何日團圓堯率天 予今年自秦入燕自燕入晉

前代儒宗今不見當年尊宿亦無聞念念龍漢三千劫
只有恒河照法雲 此寺向多高僧

一庭黃葉十分清不許林頭匣劍鳴誰與羈人話桑海

本師幸有鄭康成 時東原以事寓此

滙清園分詠 張熾

青影盈人袂紛紛落酒杯只疑遠山色隔竹映蒼苔 同青

亭

聞有最幽處軒窗對古松眉公今在否滿徑綠雲封 做眉

居

幽壑水聲喧尋源到線泉冰簾三五處秋雨挂晴烟 線泉

遊長春觀 張熾

迎人翠柏景蕭蕭古殿殘碑共寂寥村犬生憎城市客

信信如豹吠山腰

柏子無風隨處落與君掃地來相酌暮雲滿岫花滿堤
賭向山頭喚白鶴

唐郭君墓碑

曹錫齡

昔賢錄金石謂可證史事好古與開幽玩物詎喪志相
里東北隅郭君窀穸寄當年從太宗霍邑翦醜類揮鉞
斬老生穹碑留觀記奈何新舊書紀述辭或異豈其功
太高遂爲當軸忌落日荒原秋摩挲增長喟君名惜模
糊尙識父嵩字璵椎柘其文舊錄補未備

金石文字記
不載父嵩二字

好坊廟

曹錫齡

八門城中好坊廟農人膜拜無老少不知尸祝自何年
斷碑零落增憑弔金風亭長潛采翁昔曾來遊展清眺
翬氏蠋氏稽周官好坊之名殆相肖昔聞祀典報有功
八蜡與此將母同但願十日一雨五日風螟蝻賊遺
種一洗空汾之陽兮河之東厥田上上畝一鍾春秋報
賽擊鼓聲逢逢將軍之號配百蟲

宋狄武襄公墓碑

曹夢齡

將軍起戎行威名何赫然間代鍾偉人梁公實後先遠
祖絕攀附黥面無須銷折節讀春秋文武一身全佳城

此山下封崇象祚連巍巍八尺碑樹自嘉祐年高文禹
玉製次道筆法傳我來重摩挲懷古欽鄉賢寶此一片
石爲式有道阡

遊靈岩寺

曹夢齡

清幽那似法王宮結侶重來相里東佛日千秋崇寶刹
塔鈴七級響遙空院深如歷三三徑松古時聞謾謾風
高閣凌雲一憑眺汾川儼入畫圖中

馬跑神泉

武汝明

馬蹄踏破曉山雲一脉清泉百代勲地眼忽開憐卒伍
天心有待厚將軍玉驄芳草春隄合金鎖斜陽碧嶽分
漠漠水田沾溉處壺溪流澤接橫汾

鶴鳴古洞

武汝梅

昔人乘鶴去不廻鳴鶴猶疑化鶴來遺響卽今留古洞
遊人何處覓丹臺竇從雲際飄無蹟聲入晴空杳莫猜
此日九臯成悵望可能緹嶺共徘徊

補編

汾陽留別詩

曾三省

劇邑拄撐老病侵鬢鬆短鬢不勝簪翦除自愧風雷力
請謁誰投暮夜金幸少煩苛遭吏議長懷清白矢官箴
卽今解組懸輿去襍被蕭條有素琴

別酒頻斟澆冷腸。離筵歌舞太匆忙。兩年薄宦隨流水，幾處濃陰發野棠。項橐祠前春日白，祝融城上暮雲黃。南旋匹蹇家山近，回首汾陽又故鄉。

送別曾明府四絕

程學孔

返薄還淳是所期，苦心安問士民知。漫云此去風流遠，道路而今口作碑。

如公爲政豈謀身，酌水投錢有幾人。宦篋莫憐清俸薄，本來原憲不憂貧。

久從轄下聽鳴絃，單父風徽有嗣傳。倘若新侯詢舊政，琴堂餘韻尚悠然。

翩翩垂柳拂征車，此日驪歌過晚霞。祖帳莫嫌多躑躅，從今別後是天涯。

辛卯署中守歲口占四首

虞山

爆竹聲聲夜向晨，幾枝冷豔報新春。卿雲五色恩光近，中外衣冠拜聖人。

官卑任重載絲綸，聖主何嘗棄小臣。獄吏祇知循法律，囹圄無事得身輕。

記憶奔馳玉禁班，從遊看盡好溪山。不才自愧居人後，常仰龍顏咫尺間。

著策推詳奚足論，知幾知命卽春溫。邀來薄俸皆天

汾陽縣志 卷之四
賜駕鈍難酬秣飼恩

南8兩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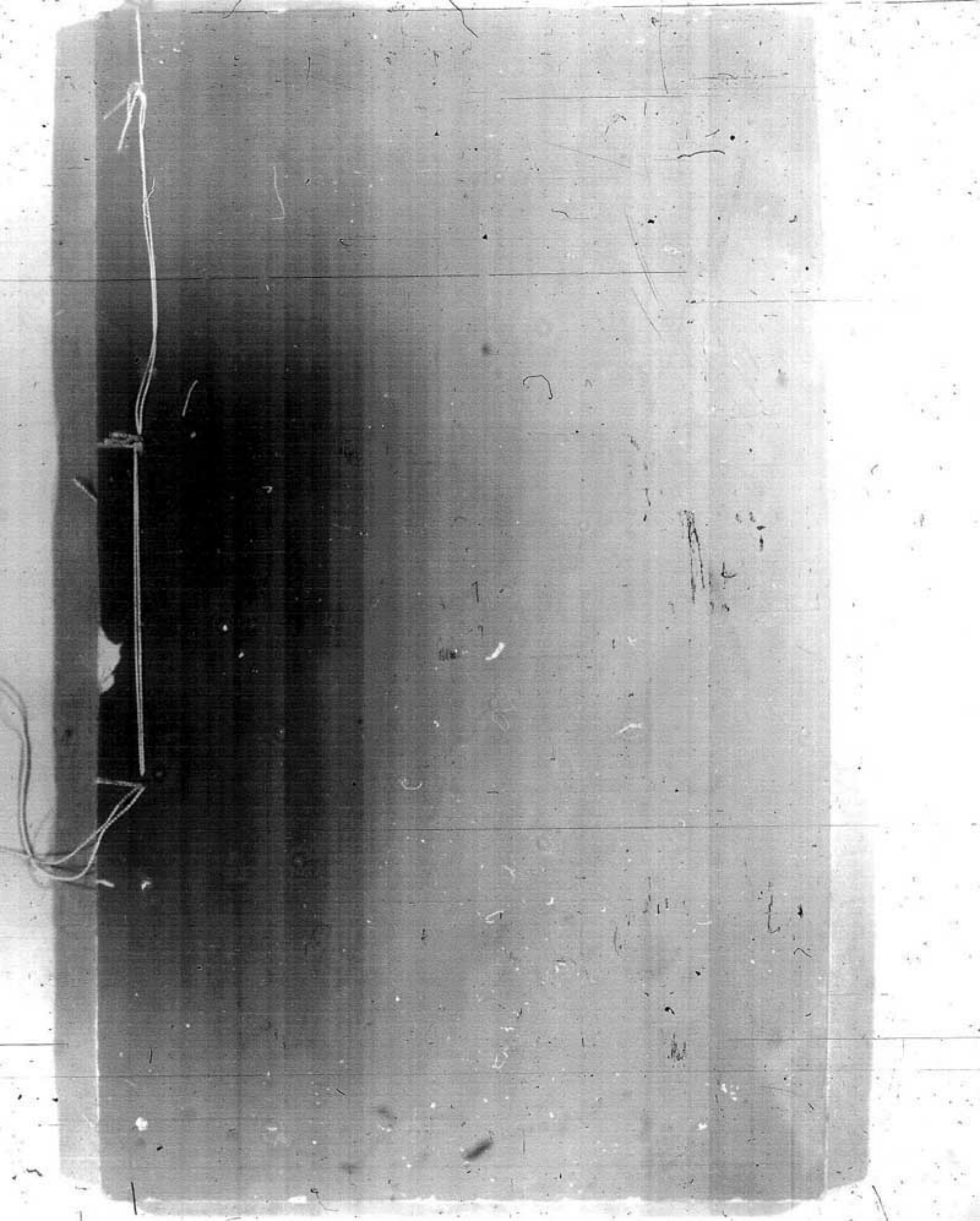
3487-3494

山西圖書館藏書

新書四

1. 請愛護書籍。
2. 借期已滿請即归还。
3. 請勿轉借與他人。
4. 請勿在書上批注、圈點、污損及損壞。
5. 如需續借者來辦理手續。

山西省圖書館



原件收藏

山西省图书馆

原件书号

3487-94

原件状况

原件有部分字迹模糊

原件个别地方破损

[乾隆]汾陽縣志十四卷首一卷

(清)李文起纂修 戴震校訂

清乾隆三十七年刻本

八册

本部书共摄制

1 卷

卷一至卷十四首一卷

版权所有 不准复印

本部书完

本片卷含：卷一至卷十四首一卷；